

十三經周禮注疏

卷二十六
至二十七

附釋晉周禮注疏卷第二十六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

鄭司農云勸防引柩也杜子春云防當為披玄謂勸

猶倡帥前引者防謂執披備傾戲

披彼寄反下同倡昌亮反戲音虧

引柩後鄭不從者但引者天子千人執六引在柩車前防謂

披在柩車傍備傾虧二者別司農共為一故不從子春云防

當為披義無所取故不從玄謂勸猶倡帥前引者即下經御

柩一也謂執纛居柩路前却行左右車脚有高下則以纛詔

告執披者使持制之不至傾虧倡先也故云倡帥前引者云

防謂執披備傾虧者按夏官司士作六軍之執披故以執披

解防恐柩車傾側故云備傾虧此經勸防因

言所掌事及其行事下文及朝御置是也

鄭司農云辟謂除葢塗棹也令啓謂喪祝主命役人開之也

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葢塗龍輅以棹加斧于棹上畢塗屋天

子之禮也○注鄭司至禮也○釋曰先鄭云辟謂

官反輅勸備反○注除葢塗棹也者天子七月而

通鑑圖志

殯殯時以梓棺其棺及至葬時故命役人開之引天子之殯也轅為龍先置龍輅於西階之上又置四重棺於輅車之中大斂於阼階訖奉尸入棺加蓋乃置熬於棺傍乃於梓橫其四面與棺平乃加斧於棺上以覆棺上更加之以梓材乃畢塗之如四面雷屋故云菽塗龍輅以梓加斧於棺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加斧於棺上者按檀弓云布幕衛綈幕俾布幕諸侯法綈幕天子禮刺以黼文謂之斧者形如大斧文言上者加斧訖乃殯塗其上及朝御匱乃奠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故言加斧於棺上及朝御匱乃奠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為御柩也檀弓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不殯于姑則弗致也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就宗廟晉宗廟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也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玄謂乃奠朝廟奠朝直遙反注皆同匱音舊離力智反下同及朝御匱乃奠釋曰言及朝者及猶至也謂侵夜啓殯昧爽朝廟故云及朝云御柩者發殯宮輅車載至廟其時喪祝執纛居前以御正柩也云乃奠者按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柩從彼奠昨夜夕奠至廟下棺於廟之閒棺

西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柩西故云乃奠注鄭司至廟奠釋曰先鄭解朝廟法後鄭皆從之不攷引檀弓云殷朝而殯於祖者殷人殯於廟始死斂訖即以柩朝廟而殯之故云殷朝而殯於祖云周朝而遂葬者周人不殯於廟故始死殯於路寢七月而葬以次朝七廟先殯而後祖廟別一宿後朝始祖廟遂出葬於墓故云周朝而遂葬去故春秋傳曰凡夫人不殯于廟者此僖八年左氏傳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傳曰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注云寢小寢同同盟言諸侯夫人有罪不以禮終不當致云晉友公卒將殯于曲沃此左氏僖公三十二年晉友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就宗廟已下鄭君解義語晉宗廟在曲沃者晉承桓叔之後桓叔本在曲沃故晉宗廟在曲沃云故曰曲沃君之宗也者莊二十八年左氏傳驪姬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不可以無主夏大子居曲沃是也又曰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此僖二十四年二月壬寅公子重耳入於晉丙午入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按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廟按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為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義未通其記答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其末世諸侯國能同

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難經何者既夕將葬遷于祖廟
軸既夕是周公經朝廟乃葬故云不得難經孔子發凡言
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耐于姑則不致明正禮約殯于廟發
凡則是關異代何者孔子作春秋以通三王之禮先鄭引之
者欲見春秋之世諸侯殯于廟亦當朝廟乃殯玄謂乃莫朝
廟莫者以經文莫在朝下明不據初來宿莫是據厥明所設
朝廟及祖飾棺乃載遂御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
之奠死如事生禮也檀弓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
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乃
載遂御之喪祝為柩車御也或謂及祖至祖廟也玄謂祖為
行始飾棺設柩池紐之屬其序載而後飾既飾當還車鄉外
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翽居前卻行為節度○疏及祖至遂
飯扶晚反還音旋一音回鄉許亮反翽音道○疏及祖至遂
言及祖者及至也初朝禘次第朝親廟四次朝二祫次朝始
至祖廟之中而行祖始也為行始言飾棺乃載者既載乃
飾按既夕禮遂匠納車於階間却柩而下棺乃飾棺設帷荒
之屬飾訖乃還車向外移柩車去載處至庭中車西設祖奠
天子之禮亦是先載乃飾棺此先云飾棺後言乃載者直取

便文非行事之次第云遂御者加飾訖移柩車喪祝執纛却
行御正極故云遂御之○注鄭司至節度○釋曰先鄭解祖
及飾棺其義是故後鄭從之增成其義云將葬祖於庭者檀
弓文云象生時出則祖也者詩云仲山甫出祖是也云故曰
事死如事生禮也者按祭義云文王之祭也享死如事生義
出於彼以其生時出有祖故死亦有祖檀弓曰飯於牖下至
即遠也按檀弓曾子弔於負夏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
反之曾子從者怪主人推柩而反問於曾子曾子對曰胡為
其不可從者問于游于游對此辭云飯於牖下者謂始死於
北牖下遷尸於南牖不沐浴訖即飯含故云飯於牖下小斂
於戶內小斂十九稱在戶內大斂於阼者士三十稱大夫五
十稱諸侯百稱天子百二十稱皆於阼階故言大斂於阼殯
於客位者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兩楹間周人殯於西階
故云殯於客位祖於庭者行祖祭在祖廟之庭葬於墓者行
祖祭訖至明且行大遣奠既奠引柩向壙故云葬於墓所以
即遠也者此子游之意從飯於牖下至葬於墓即就也節級
皆是就遠不合反來引之者證此經祖是為行始向遠之義
云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者重解祖及飾載之事云遂御之
喪祝為柩車御也者後鄭增成之云或謂及祖至祖廟也者
以其飾載在祖廟中故以祖為祖廟解之後鄭雖不從亦通

一義玄謂祖為行始此後鄭增成先鄭前解祖也云飾棺設柳池紐之屬者喪大記文柳者諸色所聚帷荒之屬是也紐者君三池縵組六之屬是也司士云作六軍之士執披彼引喪大記其於此畧言也云其序者鄭見經先言飾棺後言乃載車向外於文到故依既夕禮先載而後飾當還車向外以前御行為節度者恐柩車傾及葬御匱出宮乃代喪祝二人相與疏注喪祝至更也○釋曰及至也謂於祖更也○更音庚疏廟厥明大奠後引柩車出喪祝於柩車前御行御柩車出宮乃代者按序官云及壙說載除飾喪祝上士二人故鄭云二人相與更也及壙說載除飾鄭司農云壙謂穿中也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四畧之屬令可舉移安錯之玄謂除飾便其寔爾周人之葬牆置疏亦作娶錯七故反便婢面反寔彼駘反劉補鄧反疏說載除飾○釋曰及至也至壙脫載謂下棺於地除飾謂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訖其帷荒還入壙張之於棺○注鄭司至置疏○釋曰云四畧之屬者按喪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不以君禮葬之按喪大記及禮器士一娶大夫四娶諸侯

大娶天子八娶今用四娶是不成君禮也云令可舉移安錯之者除去棺飾者令可舉移安錯於壙中安錯之言出孝經玄謂周人之葬牆置疏謂帷荒與柩為鄣若牆然故謂之牆言置娶者娶在道極車傍人執之入壙置之於梓傍故云置也小喪亦如之引之者證飾既除還入壙設之義也

疏小喪亦如之○釋曰小喪王后世子已下之喪自掌勸防已下至除飾皆據王喪其小喪亦有勸防已下之事

故云亦如之**掌喪祭祝號**喪祭虞也檀弓曰葬日虞不忍如之

哭日成事是日也疏注喪祭虞也至祭易喪祭○釋曰引以吉祭易喪祭

日設大遣奠而出葬訖反日中而虞送形而往迎魂而反虞者安也葬日虞祭所以安神不使父母一日離散故設虞祭也云是日也以虞易奠者葬日反日中而虞奠者自未葬已前始死之後皆是今既葬是以虞易奠也云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者喪中自相對虞為喪祭卒哭為吉祭

士虞禮始虞日哀薦祫事再虞日哀薦虞事三虞日哀薦成事卒哭祝辭亦稱成事也祭以吉為成故云是王弼則與

日也以吉祭易喪祭引之者證經喪祭是虞也

王弼則與

巫前

鄭司農云喪視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春秋傳曰楚人使公親視公使巫以桃茢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君臨臣喪之禮故悔之厲音列記作茢黍苞穰也音例亦音列

疏王弼則與巫前○釋曰王弼者諸侯諸臣惡烏路反疏死王就室弔之喪視與男巫在王前也注鄭司至悔之○釋曰先鄭云喪視與巫以桃厲執戈在王前者桃者鬼所惡茢莢帚所以掃不祥桃茢二者祝與巫執之執戈者是小臣也按喪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彼是諸侯法王弼亦然故兼言執戈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是天于之禮故引之言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者死者之傍有凶邪之氣故須桃茢以惡之是異於生春秋傳曰者是襄二十九年左傳文按傳襄公朝於

荆康王卒楚人使公襲襲者臣賤之事欲使公行臣禮公使巫以桃茢祝殯楚人弗禁者不知禮故不禁既而悔之者後有桃茢之事按檀弓云使公襲左傳云穢不同者掌勝國

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勝國邑所誅討者祖稷者

若毫刑是矣存之者重神也蓋奪其上而棧其下為北牖○毫步博反棧劉才產反音上諫反疏掌勝

釋曰以祭祀禱祠者祭祖謂春秋正祭禱祠謂國有故祈禱求福曰禱得福報賽曰祠○注勝國至北牖○釋曰云勝國邑所誅討者古者不滅國有違逆被誅討者更立其賢子弟還得事其社稷今云勝國之社稷者為據武王伐紂取其社

稷而事之故云若毫社是矣也據其地則曰毫據其國喪亡即為亡國之社稷此注勝之即為勝國之社稷是以郊特牲云喪國之社春秋謂之毫社也云存之者重神也者君自無道被誅社稷無罪故存之是重神也云蓋奪其上而棧其下

為北牖者按哀公四年夏六月辛丑亳社災公羊傳曰亡國之社蓋檢其上而棧其下為北牖者郊特牲文郊特牲喪國之社必屋之為北牖不受天陽使陰明公羊云揜其

上即屋之是也棧其下者非直不受天陽亦不通地陰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疏凡卿至棺焉

者雖禮有降殺勸防以下皆掌之兼主斂事故摠云掌事而斂飾棺焉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書亦或為禡貉兵災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祭。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禡氣執之十百而多獲。○貉，甸祝至視號。○釋曰：言莫駕反。注禡同。甸音田。下文同。○疏，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者，四時田即大司馬所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按大司馬大閱禮云：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當此貉祭之時，田祝為號。○注杜子至多獲。○釋曰：子春云：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讀從毛詩後鄭從之，增成其義。云書亦或為貉者，毛詩爾雅皆為此字。云貉兵祭也者，爾雅云：禡，師祭是也。引詩云：是類是禡者，大雅皇矣之詩也。玄謂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者。詩與爾雅據出征之祭，田是習兵，故亦禡祭。云禡氣勢之十百而多獲者，應十得百，望多獲禽牲，此解禡字之意。

舍奠于祖廟，禡亦如之。
舍奠至如之。○釋曰：天子將出，告廟而行。云禡父廟。○疏，言釋奠於祖廟者，非時而祭，即曰奠，以其舍音釋下同。○釋曰：舍讀為釋。釋者，周禮禮記多為舍字。鄭讀皆為釋。云釋奠者，告將時，若時征伐者，此經上下惟言時田不言征伐，按大祝大司馬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皆造祖禡。

故兼言征伐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

舍奠于祖禡，乃斂禽禡牲，禡馬皆掌其祝號。

師田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于所表之處，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獸，饋於郊，薦于四方羣兆。入又以奠于祖禡，薦且告反也。斂禽謂取三十人，腊人焉。杜子春云：禡，禡也。為馬禡，無疾為田禡，多獲禽牲，詩云：既伯既禡。爾雅曰：既伯既禡，馬祭也。玄謂禡讀如伏誅之誅。今你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屬音燭。饁于輒反。禡音誅。一音禡。別彼列反。○疏，注師田至肥健。○釋為于偽反。下同。係音誅。字林音朱。○疏，曰：云致禽於虞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者，若田獵在廬中，者使獲田獵在澤澤虞，植旌名植旗為表，故解致禽于虞中者，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也。云屬禽別其種類者，禽獸既致於旌旗之所，甸祝分別其種類，麋鹿之類各為一所。云饁饋也，以所獲獸饁於郊，薦于四方羣兆者，按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各於其方，是以四郊皆羣神之兆。今田獵在四郊之外，還國必過羣兆，故將此禽獸薦於羣兆，直以禽祭之，無祭事云。入又以奠於祖禡，薦

且告反也者上經舍奠於祖廟謂出田今此舍奠在饁獸之下是告反也言薦者又以所獲禽牲薦廟也云斂禽謂取三十者按穀梁云禽擇取三十知入腊人者按腊人云掌凡田獸之脯腊按王制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此入腊人者按上殺者乾之以為豆實供祭祀其餘入賓客庖廚直入腊人者據祭祀重者而言脯非豆實而言乾豆者以脯為醢故醢人注云作醢及鸞者先膊乾其肉乃後莖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是也杜子春云祠禱也為馬禱無疾已下後鄭皆不從者以凡言牲者卜日謂禱讀如伏誅之誅者此俗讀也時有人甘心惡伏誅故云伏誅之誅此從音為誅云今誅大字也者今漢時人傍休是休大之字此取肥大之意故云為牲祭求肥充解經祠牲云為馬祭求肥健釋經祠馬鄭既解禱為大知此皆有祭者以其言皆掌其祝號是有祭事

詛祝掌盟詛類造致說禱祭之祝號

入者之辭皆所

以告神明也盟詛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

一疏注入者至日詛者之內類造已下是大祝六

祈大祝不掌祝號故此詛祝與盟同為祝號秋官自有司盟之官此詛祝兼言之者司盟直掌盟載之法不掌祝號與載辭故使詛祝掌之云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者盟者盟將來春秋諸侯會有盟無詛詛者詛往過不因會而為之故云大事曰盟小事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

邦國之劑信

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書于其上也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

戒也文王脩德而虞芮質厥成鄭司農云載辭以春秋傳曰使祝為載書

一疏作盟至劑信釋

辭者為要誓之辭載之於策人多無信故為辭對神要之使用信故云以叙國之信用云以質邦國之劑信者質正也成也亦為此盟詛之載辭以成正諸侯邦國之劑謂要券故對神成正之使不犯。注載辭至載書。釋曰言為辭而載之于策者若然則策載此辭謂之載云坎用牲加書于其上者也按襄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宋寺人伊戾坎用牲加書為出子痤偽與楚客盟司盟注具引此文於此注畧也引春秋者據載書而言知者按司盟掌盟載之法彼注云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即是此載辭也又注云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即引春秋采寺人之事明此坎用

牲加書於其上據載書而言以此言之則書辭於策謂之載辭加書於牲上謂之載書司盟掌載書詛祝掌載辭此注兼言坎用牲加書之事者事相因故兼解之云國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者周禮體例單言國者皆據王國邦國連言者皆據諸侯故為此解云文王脩德而虞芮質厥成者大雅文王詩也彼訓質為成成為平謂成其平和之事引之者證質為成義先鄭引春秋傳曰者按哀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宋大尹使祝為載書司農之意以載辭與載書為一得通一義故引之在下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

雩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雩以其舞雩不得雨○此音汪**疏**

司巫至舞雩○釋曰掌羣巫之政令者下文也○女巫皆掌之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者謂帥女巫已下是以女巫職云旱暵則舞雩亦據脩雩而言也○注雩旱至得雨○釋曰言雩旱祭也者經云國大旱而舞雩明雩是旱祭是以春秋緯考異郵云雩者呼嗟下雨之祭云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知者按禮記月令大雩帝習盛樂據天子雩五帝

按彼下文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百縣謂畿內鄉遂明畿外諸侯亦雩祀百辟卿士即若上公甸龍柱棄之等是大子祀上帝諸侯祀上公若魯與上王之後得祀天者亦得雩祭天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雩以其舞雩不得雨者按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雩不必舞雩故檀弓云魯穆公云吾欲暴巫而奚若又云吾欲暴巫而奚若縣子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無乃不可與鄭注云雩者連引之其實非而雨之明非舞雩之人司農兼引雩者按句連引之其實非舞者若四月正雩非直有男巫女巫按論語曾皙云春服既成童子六七人冠者五六人兼有此等故舞師云教皇舞師而舞早暵之祀舞師謂野人能國有大裁則帥巫而舞者明知兼有童子冠者可知

造巫恒杜子春云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命也玄謂恒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之當按視所

施注杜子至施為○釋曰子春之意帥巫者巫則女巫為**疏**恒訓為常故云會聚常處後鄭不從玄謂恒久也巫

久者先巫之故事後鄭之意以恒為先世之巫久故所行之事今司巫見國大裁則帥領女巫等往造所行之事按視舊所施為祭祀則共嚌主及道布及菹館杜子春云菹讀而法之

為鉶。匣器名。主謂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鉶藉也。館神所
館止也。書或為藉。館或為祖。飽或曰布者。以為席也。祖飽茅
裹肉也。玄謂道布者。為神所設巾中。雷禮曰。以功布為道布。
屬于几也。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藉。謂若今
筐也。主先厘菹。後館。玄言之者。明共主以厘共藉。以筐大祝
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士虞禮曰。苴刈茅長五寸。實于筐。
饌于西坵上。又曰。祝盟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
縮。○厘音丹。菹于都反。鉶于都反。下同。藉慈夜反。下同。祖劉
音緇。又音卷。沈音子。餘反。飽音苞。苞音苞。○疏注杜子至東縮。○釋
又音弭。裏音果。為于偽反。刺音寸。○疏注杜子至東縮。○釋
惟解厘器名一事。後鄭從之。自餘並義無所取。後鄭不從。玄
謂道布者。為神所設巾。即引中雷禮。以功布為道布。屬於几。
是也。云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謂常藉所當之食。云館
所以承藉。謂若今筐也。者。筐所以盛菹者也。云主先厘菹。後
館。互言之者。謂主先厘器。在上者。欲見以厘器盛。主來向祭
所大祝取得。主厘器。即退菹。後言館。器欲見大祝取得。菹館
器退。明亦初以館盛菹。來互言之。是以鄭云。明共主以厘共
藉。以筐大祝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一事雙解之。引士虞
禮曰。苴川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坵上。者。刈切也。切之長
五寸。又陳之西坵者。堂西南隅。謂之坵。饌陳於此。未用前又

曰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設於几。東席上。東縮者。士虞禮設
席於奧。禮神東面。右几放。設于几。東席上。東縮縮縱也。據神
東面為正。東西設之。故言東。○凡祭事守瘞。瘞謂若祭地
縮引之者。見苴是藉祭之物。○凡祭事守瘞。瘞謂若祭地
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疏注瘞謂若祭地
然祭禮畢。則去之。○瘞於例反。○疏注瘞謂若祭地
柴祭地曰瘞。埋又按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故鄭云。瘞謂
若祭地。祇有埋牲王者也。鄭不言帛。亦有帛。可知云。守之者
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者。但祭地埋牲與禋祀同。節作樂下
神之後。即有埋牲之事。以後更有祭祀之節。事故使司巫守
埋。是以鄭云。有祭事。然云祭祀畢。則
去之者。以其無事故去之。不復守也。○凡喪事掌巫降
之禮。○疏注降下也。巫下神。之禮。今世或死。既
斂。就巫下。禱其遺禮。○禱音傷。○疏注降下至遺
死骨肉下。沈於地。精魂上歸於天。天地與神人通。故使巫下
神云。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禱其遺禮者。按郊特牲。鄉人禱
鄭注云。傷強鬼。彼逐疫癘之事。故以
禱為彊鬼。此禱當家之鬼。非彊鬼也。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

杜子春云望衍謂衍

祭也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立謂衍讀為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粢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禴禴祭之疏男巫至之神號男巫為之招○衍音延下同為于僞反疏男巫至釋曰云望祀者類造禴禴祭遙望而祝之云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云授號者此二者皆詛祝授以神號云旁招以茅者旁謂四方此男巫於地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注杜子至之招○釋曰子春所云皆無依據故從延云望祀謂有牲粢盛者注大祝已云類義無所取故破從延云望祀謂有牲粢盛者注大祝已云類造禴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云粢盛者也云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已是也云二者詛祝所授類造攻說禴禴祭之神號男巫為之招者以其授號文故二者之下故知此六神皆授之號之授號知是詛祝者按冬堂贈無方無筭故書贈為贈杜子詛祝而知也冬堂贈無方無筭春云贈當為贈堂贈謂逐疫也無力四方為可也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立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近疏注故書至常數○釋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贈音曾

疏

注故書至常數○釋曰子春以堂贈為逐

疫後鄭不從者逐疫方相氏及占夢不合在此故不從云無筭道里無數遠益善也後鄭不從者既言無數遠近由人不得云遠益善故不從立謂知堂贈是送不祥及惡夢者見占夢云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故知鄭云當東則東當西則西不言南北舉東西可知此解無力可春招弭以除疾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此解無筭春招弭以除疾病招招福也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立謂弭讀為收字之誤也救安也安凶禍也招救皆有祀衍之禮○弭與彌同及下救疏注招招至之禮○釋曰子春讀弭如彌兵皆亡氏反疏之彌讀從小祝彌災兵之彌立謂弭讀為救字之誤也按小祝後鄭注彌讀曰救於此云為救從子春之說云救安也安凶禍也者以經云除疾病故知所安者凶禍知招救皆有祀衍之禮者此招救為招福安禍與侯禴意同侯禴在六祝有祭之法故知此二者亦有望祀望衍之禮可知王弼則與祝前鄭司農云為先非是也疏祝至是也○釋曰按上喪祝云王弼則與巫前此男巫與祝前故二官俱在王前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

薰草藥沐浴○已音祀**疏**注歲時至沐浴○釋曰歲時祓除者非謂歲之四時惟謂歲之三月之時故鄭君云

如今三月上巳解之一月有三巳據上旬之巳而為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成浴是也云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者若直言浴則惟有湯今兼言釁明沐浴之物必和香草故云以香薰草藥經直云浴兼言沐浴者凡潔靜者沐浴相將

故知亦有沐也**早暎則舞雩**使女巫舞早祭崇陰也鄭司農云求雨以女巫故檀弓曰歲早繆公

召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暎呼早反繆音穆縣音立暴蒲卜反

疏早暎則舞雩○釋曰此謂五月已後脩雩故有早暎之事早而言暎者暎謂熱氣也○注使女至疏乎○釋曰

司農引繆公者魯繆公春秋後事縣子者魯大夫欲暴若坐者以其舞雩不得雨引之者證使女巫舞雩之事

王后弔則與祝前女巫與祝前**疏**若王至祝前○后如王禮○釋曰此女巫云

與祝前則與天官女祝前后○注女巫至王禮○釋曰云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者按前男巫與喪祝前土執桃茢此女

桃祝執茢故云如王禮**凡邦之大戕歌哭而請**有歌者有

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疏**凡邦至而請○釋曰大戕言歌哭而請則大戕謂早暎者○注有歌靈也○釋曰按

林頓難曰凡國有大災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戕戕而樂之

將何以請哀未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為○謂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為非其所戕害

不害穀物故歌必禮也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燕禮鄉飲酒大射之歌焉然則雲漢之篇

亦大旱之歌考異邶曰集二十四旱志立服而緩雲刑理察挺罪赦過呼嗟哭泣以成發氣此數者非大戕歌哭之證也

多戕哀也歌者樂也今喪家輓歌亦謂樂非孔子哭則不歌是出何經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既以哀

事哭又以樂而歌是為哀樂之心無常非所以譏此禮若然此云歌者憂愁之歌若雲漢之詩是也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

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典則亦法也逆迎也六典

入法八則家宰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以為王迎受其治也大史曰官也春秋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

治也

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治直吏反。下及注其治同。為于偽反。下為有同底音。**疏**也。注典則至之職。○釋曰。云典則亦法。旨朝直遙反。下同。**疏**也。者按大宰注。典法則所用異。異其名也。其實典則與法一也。故云典則亦法也。云六典八法八則。家宰所建。以治百官者。家宰職八法。云治官府是也。云大史又建焉。以為王迎受其治也。者鄭言此者。欲見大史重掌此三者。非是相副。貳大宰既掌此大史。迎其治。職文書云。大史日官也。者以其掌厥數。故云日官。引春秋傳者。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服氏注云。日官日御。典厥數者也。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服注云。是居卿者。使卿居其官。以主之。重厥數也。按鄭注。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與服不同。服君之意。大史雖下大夫。使卿來居之。治大史之職。與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是卿掌厥數。明周掌厥數。亦是日官。鄭意以五帝殊時。三王異世。文質不等。故設官不同。五帝之時。使卿掌厥數。至周使下大夫為之。故云建六典。處六卿之職。以解之。**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謂邦國官府都鄙。以法爭訟。來正之者。○攷音考。爭爭鬪之爭。

凡辨至刑之。○釋曰。按上文大史既受邦國官府都鄙治職文書。其三者之內有爭訟。來正之者。大史觀其辨法。得理考之。不信者。刑之。者。事理妄冒。不信者。刑罰之。○注謂邦至之者。○釋曰。鄭知此事。是邦國官府都鄙者。以其文承上文三故知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

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以爲六官之副。其有後事六官又登焉。**疏**凡邦至所登。○釋曰。上文邦國官府者。此舉邦國都鄙及萬民在外者而言。其實官府約劑亦藏之。云以貳六官者。六官各有一通。此大史亦副寫一通。故云以貳六官。云六官之所登者。約劑相續不絕。在後六官更有約劑。皆副寫一通。上於大史以藏之。○注約劑至登焉。○釋曰。鄭知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者。按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故知約劑中有盟要之載。辭言及券書者。此經萬民約劑。無盟要載辭。惟有券書。故別言券書。鄭知所藏之中有法者。按司盟云。掌盟載之法。下又云。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此既掌辭明并法亦藏之。**若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

謂抵目盟誓者辟法者考按讀其然不
○辟婢亦反劉芳益反注同抵丁禮反

若約至刑之

辭藏在府庫在後抵冒其事不依要辭謂之約劑亂也則辟
法者辟開也法則約劑也則爲之開府庫考按其然否不信
者不依約劑與之刑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
罪故云不信者刑之

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
今時作厯曰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春秋

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生
民之本於是乎在○數所主反下同

疏正歲至都鄙○
釋曰云正歲年

者謂造厯正歲年以閏則四時有次序依厯授民以事故云以序事也云頒之于官府及都鄙者官府據在朝都鄙據三

等采地先近及遠故先言官府次言都鄙下乃言邦國○注中數至乎在○釋曰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者一年之內有

二十四氣正月立春節啓蟄中二月雨水節春分中三月清
明節穀雨中四月立夏節小滿中五月芒種節夏至中六月

小暑節大暑中七月立秋節處暑中八月白露節秋分中九月寒露節霜降中十月立冬節小雪中十一月大雪節冬至

朔氣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入前

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而則爲歲朔氣而則爲年假令

即朔數日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啓蟄中此中氣而此即是

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四氣通閏分之一氣得十五日二十四氣分得三

百六十度仍有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更分爲三十二五度爲百六十四分度之一者又分爲八分通前爲百六十八分

二十四氣分之氣得七分若然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七分五氣得三十五分取三十二分爲一日餘三分推入後氣即

有十六日氣者十五日七分者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
閏者月有大小一年三百五十四日而已自餘仍有十一日

是以三月已後中氣在晦不置閏則中氣入後月故須置閏以補之故云正之以閏是以云若今時作祿日矣云定

以次序云授民時之事者亦取堯典敬授民時解經中事春

作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正也何

引之者證閏歲年之事也

頒告朔于邦國

天子頒朔于諸

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鄭司農云頒讀
為班班布也以十二月朔布告天下諸侯故春秋傳曰不書
日官失疏注天子至之也○釋曰鄭云天子班朔於諸侯

之也疏諸侯藏之於祖廟者按禮記玉藻諸侯皮弁聽
朔於太祖大祖即祖廟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者諸侯
約天子故縣之於中門而日斂之藏之於祖廟月月用羊告
而受行之此經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
朔視朔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
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鄭司農云以十二月朔布告天
下諸侯者言朔者以十二月麻及政令若月令之書但以受
行號之為朔故春秋傳曰者還是桓十七年傳文春秋之義
天子班麻於諸侯日食書日不班麻於諸侯則不書日其不
書日者猶天子日官失之不班麻引之證經天子有班告朔之事

月門謂路寢門也鄭司農云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

在門謂疏閏月至終月釋曰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

之閏於時之門故大史詔告王居路寢門若在明堂告事之時立

行祭禮無居坐之處若在路寢堂與門聽事之時各居一月

故立居門終月○注門謂至之閏○釋曰鄭知此經門是路

寢門者按玉藻云閏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不云居又不

云終月此經言居門終月故知路寢門先鄭云月令十二月

據月令而言按月令是秦時書明堂路寢有九室大室在中

央四角各有二堂隔之為个堂大室正東之堂謂之青陽正

南之堂謂之明堂正西之堂謂之總章正北之堂謂之玄堂

云左右之位者青陽明堂總章玄堂各有左右之位月令謂

之左右个故月令孟春云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季春云居

青陽右个孟夏云明堂左个仲夏居明堂季夏云居明堂右
个孟秋云居總章左个仲秋居總章季秋云居總章右个孟
冬居玄堂左个仲冬居玄堂季冬居玄堂右个月令皆云居
故鄭以大寢解之是以先鄭引之證此大寢之禮云惟閏月
無所居居於門者以其十二月居十二堂故云閏月無所居
居於門云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者解閏字之意以閏月王
在門中故制文字亦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執事大卜
者當疏注執事至視墨○釋曰知執事大卜之屬者大卜
視墨掌卜事故知執事是大卜言之屬者兼有卜師及
卜人知當視墨者按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戒及宿
占墨卜人占辨彼言史者即此大史故知當視墨

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協合也合謂習錄所當共之事

也故書協作叶杜子春云叶協也書亦或為協或為汙。叶音協汁音執又音協劉子集反

疏戒及至

釋曰戒及宿之日者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云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者當此二日之時與羣執事預祭之言

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供故也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謂校呼之

教其所當**疏**祭之至位常。釋曰言執書者謂執行祭禮居之處

常者此禮一定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謂

行不改故云常也**疏**注謂抵冒其職事。釋曰此謂助祭之人太史掌

冒其職事詐欺不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亦先

信者刑誅之之也**疏**大會同朝至禮事。釋曰此謂助祭之人太史掌

以詔王將送也詔王。釋曰將幣之日

告王以禮事**疏**及將至詔王。釋曰將幣之日

者則上經所習會同之事至此

得朝覲之時則有三享之禮將送也幣謂璧帛之等故云將幣之日云執書以詔王者王與諸侯行禮之時太史執禮書

以告王使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鄭司農云大出

不錯誤式以知天時處吉凶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由吾非瞽史焉

知天道春秋傳曰楚有雲如眾赤鳥火日以飛楚子使問諸

周大史大史主天道玄謂瞽即大師大師瞽官之長。大音

秦注同式劉音勅今俗音如字焉於虔反夾古治反劉古協

反**疏**大師至同車。釋曰云大師者大起軍師也云抱天

時與大師瞽人知天道者同在一車之上共察天文故同車也。注鄭司至之長。釋曰先鄭云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

以知天時處吉凶者云抱式者據當時古文謂之式以其見時候有法式故謂載天文者為式知天時處吉凶者候天時

知吉凶以告王故云處吉凶國語者按周語單子謂魯成公

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春秋傳者在哀六年玄謂瞽即大師者

此足先鄭之義周語云瞽者即此經大師一也云大師瞽官

之長者按春官瞽人之內立其賢者為大師之官故云瞽官

之大遷國抱灋以前法司空營國之法也抱之以前

常先王至知諸位處。先悉薦

反
大喪執灋以沿勸防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緇**遣之日讀**

誄遺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大師又帥瞽厥之而作謚謚史知天道使其其

事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疏**注遺謂至天道○釋曰遣遺棄戰反下同行下孟反

之奠云人之道終於此者以其未葬已前孝子不忍異於生仍以生禮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則以鬼事之故既

葬之後當稱謚故誄生時之行而讀之此經誄即累也云大帥又帥瞽厥之而作謚者按大師職凡大喪帥瞽而厥作極

謚云言王之誄謚成於天道者按禮記曾子問惟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云以其無尊焉彼又引公羊傳制謚於南郊瞽史

既知天道又於南郊祭天之所稱天以誄之是王之謚成於天道也若然先於南郊制謚乃於遣之日讀之葬後則和謚

凡喪事攷焉為有**小喪賜謚**小喪卿大夫也**疏**注小喪

也○釋曰大史雖賜之謚不讀使小史讀之故小史職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謚彼注云其讀謚亦以大史賜謚為節事

相成其卿大夫將作謚之時其子請於君君親為之制謚謚成使大史將往賜之小史至遣之日往為讀之知義然者見

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夫子脩其班制以與四鄰

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是其事也明禮亦當然其諸侯之法按曾子問云歲不誄賈幼不誄長諸侯相誄非禮春

秋之世卑謚於尊不得如禮按曲禮言謚曰類以其象聘問之禮見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小史不讀之以其諸侯自有

史若然此言小喪賜之謚則三公諸侯亦在焉**凡射事飾中含筭執其**

禮事舍讀曰釋鄭司農云所以盛筭也玄謂設筭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即射禮曰君國中射則

皮豎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中未聞○舍音釋盛音成中丁仲反竟音境**疏**凡

至禮事○釋曰言凡射事者則大射賓射燕射之等皆使大夫為此三事飾中者謂飾治使絜靜含筭者射有三番第一

番三耦射天子諸侯射第二第三番射乃釋筭執其禮事者大史主禮者天子諸侯射先行燕禮後乃射其中禮事皆大史掌

之○注舍讀至未聞○釋曰先鄭云所以盛筭也者司農之意所有射筭皆盛於中故後鄭不從玄謂設筭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中則釋之者按鄉射大射筭皆於中西設八筭於中內偶升將射大史取中之八筭執之待射中則更設於

中待第二耦射第三耦已下皆然鄉射禮曰已下是鄉射記
文云君國中射皮豎中者謂燕禮在寢則以皮豎獸形為中
云於郊則閭中者謂大學之射云於竟則虎中者謂與鄰國
君射也云大夫兕中士鹿中者大夫士各一中故大夫以兕
獸為中士以鹿獸為中云天子
之中未聞者經記不言故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

詔王之忌諱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

子聘于魯觀書大史氏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
定之瞽瞍諷誦之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故書奠為帝杜子
春云帝當為奠奠讀為定書帝亦或為奠玄謂王有事所
祭於其廟○奠音定繫戶計反下同昭如字或作祀音部

疏

小史至忌諱○釋曰小史掌邦國之志者邦國連言據諸侯
志者記也諸侯國內所有記錄之事皆掌之云奠繫世者謂
定帝繫世本云辨昭穆者帝繫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親疏故
須辨之云若有事者謂在廟中有祈祭之事云則詔王之忌
諱者謂小史告王以先王之忌諱也○注鄭司至其廟○釋
曰古者記識物為志春秋傳所謂周志者皆是左氏傳般之

役晉襄公縛秦囚來駒失戈狼曠取戈斬囚遂為車右箕之
其友曰吾與汝為難暉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
引之者證志為記識之義也引韓宣子者按昭公二年左氏
傳晉韓起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春秋引之者證
史官掌邦國之志此經小史掌志引大史證之者大史史官
之長共其事故也云繫世謂帝繫世本之屬是也者天子謂
之帝繫諸侯謂之世本云瞽瞍諷誦之者按瞽瞍職云掌諷
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是也云先王死
日為忌名為諱者告王當避此二事

大祭祀讀禮灋

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

讀禮法者大史與羣執事史此小史也言讀定法者小史

叙俎簋以為節故書簋或為几鄭司農云几讀為軌書亦或
為簋古文也大祭祀小史主叙其昭穆以其主定繫世祭祀
史主叙其昭穆次其俎簋故齊景公疾欲諫於祝史

疏

至俎簋○釋曰此言叙昭穆之俎簋則非外神耳則大祭祀
惟諸祭宗廟三年一祫之時有尸主兼序昭穆俎簋也○注
讀禮至此之○釋曰鄭知讀禮法是大史與羣執事者大史
職云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彼云禮

書即此禮法也云言讀禮法者小史叙俎簋以為節者謂大史讀禮法之時小史則叙昭穆及俎簋當依禮法之節按此之使不差錯故俎及簋云為節也齊景公事在昭二十年左氏傳彼傳云公有疾語晏子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

是其事也 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

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疏大喪至

釋曰此數事皆大史掌之小史得佐之 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謚其讀

節事相成也疏注其讀至相成。釋曰按大史云小喪彼不云讀謚今此云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謚賜謚是大史之事非小史但小史於大史賜謚之時須誅列生時行跡而讀之故云其讀謚亦以大史賜謚為節云

事相成者謚法依誅為之故云事相成

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

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會天位

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樂說說歲星與

日常應大歲月建以見然則今麻大歲非此也歲日月辰星

宿之位謂方面所在辨其叙事謂若仲春辨秩東作仲夏辨

秩南譌仲秋辨秩西成仲冬辯在朔易會天位者合此歲日

月辰星宿五者以為時事之候若今麻曰太歲在某月某日

某甲朔日直某也國語曰王合位于三五孝經說曰故勅以

天期四時節有晚早趣勉趣時無失天位皆由此術云。馮

音憑相息亮反會如字注同見賢遍反下皆同譌五和反直

音疏馮相至天位。釋曰云十有二歲者歲謂太歲左行

值疏於地行有十二辰一歲移一辰者也云十有二月者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周故云十有二月云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之等十有二辰也十日者謂甲乙丙丁之等也云二十八星者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之等為二十八星也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於其星即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房云之位者惣五者皆有位處也云辨其叙事者謂五者皆與人為候之以為事業次叙而事得分也此謂之五者也。注歲謂至術云。釋曰云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者此太歲在地與天上歲星相應而行歲星為陽右行於天一歲移一辰又分前辰為一

百三十四分而侵一分則一百四十四年跳一辰十二辰而
則揔有千七百二十八辰而以此而計之十二歲
一小周謂一年移一辰故也千七百二十八辰而
跳而故也歲左行於地一與歲星跳辰年歲同此則服虔注
春秋龍度天門是也以歲星本在東方謂之龍以辰為天門
故以歲日跳度為龍度天門也云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
建之辰者以歲星為陽人之所見大歲為陰人所不覩既歲
星與大歲雖右行左行不同要行度不異故舉歲星以表大
歲言歲星與日同次之月一年之中惟於一辰之上為法若
元年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五星俱起於牽牛之初是歲星與
日同次之月十一月斗建子子有大歲至後年歲星移向子
上十二月日月會於玄枵十二月斗建丑丑有大歲自此已
後皆然引樂說者證太歲在月建之義也云然則今麻大歲
非此也者以今麻太歲歲星北辰大歲無跳辰之義非此經
太歲者也云歲日月辰星宿之位謂方面所在云謂若仲春
依四方四面十二辰而見故云方面所在云謂若仲春辨秩
東作已下者按尚書皆作平秩不為辨秩今皆云辨秩據書
傳而言辨其平也注引國語者周語文云王合位於三五者
按彼武王伐紂之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
律辰在斗柄星在天元引之者證經五者各於其位

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

冬至日在牽牛

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慙陽夏無
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
景知氣至不春秋冬夏氣疏冬夏至之叙。釋曰此經欲
皆至則是四時之叙正矣。知人君政之得失之所致觀
日月之景以辨四時之叙若政教得所則四時之景依度若
依度則四時之叙得正矣必冬夏致日春秋致月者以日者
實也故於長短極時致之也月者闕也故於長短不極時致
之也。注冬至至正矣。釋曰鄭知冬至至景丈三尺者按易
緯通卦驗云冬至至日置八神樹入尺之表日中視其影如度
者歲美人和暑不如度者歲惡人偽言政令之不平。法神讀
如引言入引者樹杙於地四維四中引繩以正之故因名之
曰引立表者先正方面於視日審矣暑進則水暑退則旱進
尺二寸則月食退尺二寸則日食注云暑進謂長於度日之
行黃道外則暑長暑長者陰勝故水暑短於度者日之行
進黃道內故暑短暑短者陽勝是以旱進尺二寸則月食者
月以十二為數以勢言之宜為月食退尺二寸則日食者日
之數備于十暑進為盈暑退為縮冬至暑長丈三尺至云所
立八尺之表陰長丈三尺長之極彼雖不言夏至尺五寸景

以冬至影長丈三尺反之致夏惟尺五寸景也是以鄭注考
靈耀云日之行冬至之後漸差向北夏至之後漸向南日差
大分六小分四四分六者分一寸為十分分小分四者分一
寸為十分一寸千里則差六百四十里按大司徒職云日至
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從夏至之後差之至冬至得丈三
尺景又按天文志春秋分日在婁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
景長七尺三寸六分云極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者愆陽伏
陰者昭四年申豐辭以其德政所致而四時之景合度故陰
陽和也云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牛東井亦
以其景知氣至不者按通卦驗云夫八卦氣驗常不在望以
入月八日不盡八日候諸卦氣注云入月八日不盡八日陰
氣得正而平以此而言明致月景亦用此日矣若然春分日
在婁其月上弦在東井圓於角下弦於牽牛秋分日在角上
弦於牽牛圓於婁下弦東井故鄭并言非也弦於牽牛東井不
言圓望義可知也此以三月諸星復若不在三月則未到本
位大判皆以合昏星體在西而言以其二月春分婁星昏在
酉秋分角星昏亦在西以是推之皆可按天文志云月有
九行云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
西青道二正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日東從青道云云然則用
之決房中赤青出陽道白黑出陰道月失節度而行出陽道
則旱風出陰道則雨此云九行則通數黃道也進入黃道南
別謂之赤道夏時月在黃道南謂之赤道進入黃道北謂之
黑道東西自相對春時月行黃道東謂之青道進入黃道西
謂之白道秋時月在黃道西謂之白道進入黃道東謂之青
道此皆不得其正故日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雨若在黃
道是其正亦如日然故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
黃道又云黃帝占曰天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問曰
按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云曰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
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得與日同乘黃道及問曰日何
得在婁角牽牛東井乎荅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
黃道或可以上下為外內又按天文志云春秋分日在婁角
去極中而暑中立八尺之表而暑景長七尺三寸六分也若
然通卦驗云春秋暑長七尺二寸四分者謂暑表有差移故不同也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

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志古文識識記也星謂五星

角日有薄食暈珥月有盈虧朧側匿之變七者右行列舍天
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識音志又音試又如字下同暈

本又作輝亦作運音同朧他了反晦而月見西方匿女力

疏

反劉吐則反朔而月見東方曰側置亦名朧女六反
保章至吉凶○釋曰上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不變依常度者
此宮掌日月星辰變動與常不同以見吉凶之事○注志占
至見焉○釋曰志古文識識記也者古之文字少志意之
志與古文識識之志同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復以志為識故云
志古文識識即記也云星謂五星者按天文志謂東方歲南
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中央鎮星云辰日月所會者左氏
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云五星有贏縮者按天文志云歲
星所在其國不可以伐人起舍如前出贏贏為客客晚出
為縮縮為主人故人有言曰天下大平五星循度亡有逆行
日不蝕朔月不蝕望云圓角者星備云五星更王相休廢其
色不同王則光芒相則內實休則光芒無角不動搖廢則少
光色順四時其國皆當也又云立春歲星在七十二日其色
有白光角芒土王三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休則圓廢則內
虛立夏熒惑王七十二日色赤角芒土王六月十八日其色
黃而大立秋大白王七十二日光芒無角土王九月十八日
其色黃而大立冬辰星王七十二日其色白芒角土王十二
月十八日其色黃而大星當王相不芒角其邦大弱強國取
地大弱失國亡土也云日有薄蝕暈珥者此則視祲職具釋

其事也云月有虧盈者此則禮運所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也云朧側匿之變者按尚書五行傳云晦而月見西方謂之
朧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侯王其肅肅則侯王其
舒云七者右行列舍者七謂日月五星皆右行於天留伏順
逆以見吉凶故云天下禍福變移所在皆見焉然經有辰
鄭云日月所會直釋辰名不解辰之禍福者但辰與二十八
星隨天左行非所以見吉凶已見馮相氏而此言之者以
星辰是相將之物挾句而言故鄭不釋為禍福之事也

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

妖祥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鄭司農說星土以春秋

傳日參為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
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歟
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立楊齊也姬
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
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
用客星彗孛之氣為象○分扶問反注同參所林反姬子須
反訾子斯反降戶江反彗**疏**以星至妖祥○釋曰此經論
以歲反又息遂反彗音佩北斗及二十八宿所主九州

及諸國封域之妖祥所在之事故云以星土也云辨九州之地者據北斗而言云所封封域者據二十八星而說云皆有分星者認解九州及諸國也云以觀妖祥者據星見徵應所在以觀妖祥之事也。注星土至為象。釋曰先鄭所引春秋傳者按昭元年左氏傳鄭子產云辰為商星參為晉星又襄九年左氏傳云辰為商主大火此所引及國語皆據諸國而言故增成其義并釋九州之士也後鄭云大界則曰九州者此解經九州之地按春秋緯文耀鉤云布度定記分州繫象華岐以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則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充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震澤徐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荊州屬衡星荆山西南至岷山北岷鳥鼠梁州屬開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此九州屬北斗星有七州有九但充青徐揚并屬二州故七星主九州也周之九州差之義亦可知云州中諸國已下別釋經所封封域古黃帝時堪輿亡故其書亡矣云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者謂後代有作堪輿者非古數雖非古數時有可言者故云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者但吳越在南齊魯在東今歲星或北或西不依國地所在者此古之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國屬焉故也吳越二國同次者

亦謂同年度受封故同次也云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李之氣為象者按公羊傳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孛者何孛星也何休云孛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左氏申孛曰孛所以除舊布新如是孛孛一也時為宋衛陳鄭滅天文志孛長丈二言用客星者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孛非位奔賁而入他辰者也

下之妖祥

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

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鄭司農云大歲所在歲星所居春秋傳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

凶之屬是也。疏以十至妖祥。釋曰此經又以太歲以相息亮反下同。觀妖祥之異耳。注歲謂至是也。釋

曰云歲謂大歲者上文已說五星訖以文次而推知非歲星故知是在地之太歲也其惟太歲所在以下於上馮相氏釋

訖鄭恐人不曉故重言之也先鄭云太歲所在歲星所居者亦欲見推太歲之處云歲星所居亦是歲星與日同次之月

也太歲所在亦是斗所建之辰下有大歲也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者按昭三十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

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按昭十二年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至昭三十二年正應在析木而越

得歲者按彼服注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蔡復之歲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在所之國兵必昌向之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或歲星在越分中故云得歲史墨知不及四十年越有吳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至玄枵衰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年鄭君之義則不然故春秋志云五星之期各用數有氣者期遠而禍大無氣者期近而禍小吳越以夏周之孟夏建卯仲夏建辰木用事之時木數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從遠期以三乘十二為三十六歲星復其所而三十九過其大而歲星去矣故伐越亦後至哀二十二年猶三十八年冬十一月丁亥而越滅吳按越興在哀二十年吳惡未周故不滅也此鄭義與服小異大同也按括地象天不足於西北則西為天門昭十五年歲星正應在鶉首越一次當在鶉火是以昭三十二年得在星紀若然天門不在戌者但龍度天門正應在五月日體在鶉首與歲星同次日沒於戌歲星亦應沒由度戌至酉上見而不沒故云龍度天門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也視日旁雲氣之色降下也知水旱所下之國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疏以五至祲象釋為備故也故曰凡此五物以詔救政疏曰物色也此五色之雲以辨吉凶也云云水旱降豐荒者水旱降為荒凶也風雨降為豐吉也云之祲象者祲謂日旁雲氣以見五色之雲則知吉凶也注物色至救政釋曰鄭知視日旁雲氣之色者以其視祲職十者皆視日旁雲氣之色此云祲象故知所視五雲亦視日旁雲氣之色也鄭知水旱所下之國者以其云降明據日旁雲氣則知當十二辰之分野所下之國有豐荒也鄭以二至二分觀雲色者即所引春秋者是云青為蟲已下蓋據陰陽書得知按僖五年左氏傳云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注云分春秋分至冬至夏至啓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據八節而言也先鄭引下文以十有一風凡此五物者欲見春秋與此相當故也

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亡矣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

矣疏以十至妖祥。釋曰此一經欲見十二辰順律氣以知妖祥之事。注十有至審矣。釋曰鄭知十二辰

是十二辰氣為風者師曠云歌北風南風皆據十二辰之氣為風故知風即氣也云次其律以知和不其道亡者鄭亦按師曠吹律而知此氣亦當吹律也今無吹律之法故云其道亡引襄十八年者是時鄭屬晉不復事楚楚師伐之晉為盟主欲救之故師曠吹律以觀楚強弱按彼服注北風無射夾鍾以北南風沽洗以南云命垂別審矣者以南風弱即知楚無功是其命楚師乖離別審矣按考異鄭曰陽立于五極于九五九四十五且變以陰合陽故八卦主八風距同各四十五日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涼風兌為閭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按通卦驗云冬至廣莫風十二月大寒小寒皆不云風至立春條風至雨水風至二驚蟄不見風至春分明庶風至清明雷鳴雨下清明風至玄鳥來穀雨不見風立夏清風至小滿不見風五月芒種不見風大暑不見風立秋涼風至處暑不見風白露不見風秋分涼風至寒露霜降皆不見風立冬不周風至小雪大雪皆不見風如是無十二風何云十二月皆有風乎按通卦驗云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皆不見風惟有八以當八卦節云十一月者則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八月艮之風漸

漸十二月巽之風漸三月故清明節次云清明風立夏復云清明風是清明風主三月復主四月則其餘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雨水猛風與條風俱在正月則猛風非八卦之風亦不如之凡此五物者以詔

救政訪序事訪謀也見其象則當豫為之備以詔王救其政且謀今年天時古相所宜次序其事

疏凡此至序事釋曰此經總計上五經文云凡此五物者謂從掌天星以下五經並是已見之物有此五事云

詔者詔告也告王改脩德政以備之以救止前之惡政云訪序事者謂事未至者預告王訪謀今年天時占相所宜次序其事使不失所也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

八曰奪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疏內史至柄本又作枋兵病反治直吏反下同疏日奪

釋曰按大宰有誅無殺此有殺無誅者誅與殺相因欲見為過不止則殺之假令過失已麗於法內之園土司園職云掌

收教罷民又云不能改而出園土者殺之是因過而致殺也
八者不與大宰次第同者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依本也

執國漻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六典

八法疏執國法及國令至政事以逆會計。釋曰以內史

大宰掌其正國令謂若凡國之政令故亦掌其貳國即句考

其政事及會計以知得失善惡而誅賞也。注國法至八則

釋曰按太宰則皆訓為法故知掌叙事之漻受納

國法中含有六典八法八則也訪以詔王聽治叙六叙也納訪納謀於王疏注叙六

之內云六日以序聽其情是其聽治之法也凡命諸侯

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王命

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

糾逃王愆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父音甫逃吐厥反愆

吐得疏凡命至命之。釋曰周法爵及士餘文更不見命

反疏士之法明士亦內史命之不言者以其賤畧之也

○注鄭司至以出。釋曰此事見僖二十八年左氏傳以晉

文公敗楚於城濮王命為侯伯之長按曲禮云大國曰伯父

州牧曰叔父晉既大國而云叔父者王以州牧之禮命之故也凡四方之事書內史

讀之若今尚書疏凡四至讀之。釋曰言四方之事書

示王。注若今至省事。釋曰王制祿則贊為之以

漢法奏事讀之故舉以況之也方出之贊為之為之辭也鄭司農云以方出之以方版書

其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諸

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

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杜子春云方直

謂今時贖也玄謂王制曰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

子男元士視附庸。疏注贊為至附庸。釋曰先鄭云上

食音似下同贖音獨。疏注贊為至附庸。釋曰先鄭云上

釋凡地有九等按遂人注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

人為九等則地有上上上中上中上中中下下下下中

下下若然上地之中有上上上之地食十人上中食九人今言

上農夫食九人不言上上食十人者欲取下士食九人祿與

上中之地食九人同故據上中已下而言也云其次食八人據上下之地云其次食七人者據中上之地云其次食六人者據中中之地云其次食五人者據中下之地又不言下上之地食四人以下者欲見八人以下至五人有四等當庶人在官者有府史胥徒其祿以是為差故不言四人以下也若然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故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云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者欲見從下士以上祿轉多故以此為本以增之杜子春云方直謂今時牘也者古時名為方漢時名為牘故舉以說之立謂王制曰已下以先鄭不言者故引之以增成其義欲見此經所云據王臣為本故先鄭後鄭內外兼見

賞賜亦如之疏 賞賜亦本故先鄭後鄭內外兼見

史掌書王命遂貳之疏 內史至貳○釋曰謂按司勳職凡賞無常輕重視功多則多功少則少耳

內 當副寫一通藏之以待勘校也

外史掌書外令

王令下畿外

疏

注王令下畿外○釋曰經典凡言四

方及外者據畿外而言經言外固知王下畿外之命也

掌四方之志

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

之乘楚之檇机○乘繩正及檇徒刀反机五忽反

疏

注志記至檇机○釋曰謂若魯之春秋晉

秋者謂四時之書春為陽之首秋為陰之先故舉春秋以包四時也云晉謂之乘者春秋為出軍之法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故名春秋為乘也云楚謂之檇机者檇机謂惡獸春秋者直史不避君之善惡事同檇机故謂春秋為檇机也皆是國異故史異名也引之者欲見春秋是記事云與四方之志為一故也

掌二皇五帝之

書

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墳扶云反

疏

注楚靈至五典○釋曰按孝經

肉刑又世本作云蒼頡造文字蒼頡黃帝之史則文字起於黃帝今此云五帝之書為可而云三皇之書者三皇雖無文以有文字之後仰錄三皇時事故云掌三皇之書也按昭十二年楚靈王謂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彼三墳三皇時書五典五帝之常典八索二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國之戒下有延叔堅馬季常等所說不同惟孔安國尚書序解三墳五典與鄭同以

掌達書名于四方 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無正文故所解有異

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日字使疏注謂若堯讀之○釋曰尚
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是書之篇名聘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之於策不知何者之
於方其文字之書名俱是書名此經宜云書後代文字多則曰字字者滋也滋益而名故更稱曰字正其
名字使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令
者使所
吏及注同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六

南唐書院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鄱陽縣候補知縣周樹業

周禮注疏卷二十六按勘記

沅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六

喪祝

防謂執披備傾戲

釋文傾戲音虧按賈疏引注作傾虧

作六軍之執披

浦鍾云之下脫士

下文及朝御匱是也

閩毛本同監本匱作極

將殯於曲沃

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於作子

以御正極也

毛本同閩監本正誤王下節疏同

未通其記

浦鍾云記當說字誤

發凡則是關異代

閩監毛本則誤例關誤關○按此等
取見十行本之善

主一人既祖奠徹

補案主下一字誤衍

後言乃載車向外於文到

闕本同監毛本到改倒

以巫祝桃茢執戈

諸本同段玉裁云此及下二茢字當本同上作厲如縫人注改麗爲娶之類釋

文音上桃厲云記作茢正謂與此注不同也

蓋擗其上而柴其下

闕監毛本柴改棧非此注作棧公羊傳作柴柴亦棧也

掌勝至祠

補祠下當有焉字

甸祝

禱氣執之十百而多獲

余本岳本同此本及嘉靖本執訛執今訂正闕監毛本改爲勢

云書亦或爲貉者

闕本同監毛本貉改碼。按碼是也注故作碼疏云毛詩爾雅皆爲此字

可證毛本或誤爲

若時征伐

闕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時作將當據正

今侏大字也

禮說云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侏侏長大兒言雖長大與侏儒等。按說文無此字當是侏之異體

直以禽祭之

此本及闕本誤者以禽獸之今從監毛本訂正

上經舍奠於祖廟謂出田

清鍾云時誤田

塗置瓶中

闕本同監毛本瓶誤甄。按毛直誤作甄無此字依醢人注古本則作甄甄說文作醢小

口罌也俗本多改爲瓶字

云今誅大字也者

闕監本同誤也當從毛本作侏大

誼祝

加書于其上也

余本嘉靖本闕本同監毛本丁作於是也

鄭司農云載辭以春秋傳曰

監毛本載誤戴按云當作說

司巫

魯僖公欲焚巫尪

余本尪作尪載音義同

舞師謂野人能舞者

按謂當誦字之誤

當按視所施爲

國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按作案

菹讀爲鉏

漢讀考作鉏讀爲菹云經文作鉏杜子春易爲菹訓爲藉也今本以注改經復以經改注不可

通矣

或爲祖飽

嘉靖本監毛本同余本閩本祖作菹當據正禮說云飽古文包字天文訓曰酉者飽也任包大

也說文包象裹妊故曰任包然則菹飽者謂以茅包墮祭而藏之也

元言之者

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作互言當謂正

升設於几東席上

浦鏜云升下脫入

凡祭事守瘞

唐石經諸本同毛本事誤祀

是以鄭云有祭事然

按注作若有事然

云祭祀畢即去之者

按祀當作禮

就巫下禡

毛本禡作禡疏中同釋文亦作禡

男巫

以其授號文故二者之下

浦鏜云承誤故

故知此六神皆授之號之

惠校本無下之

無方無筭

唐石經余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筭改算非注及疏及下同。按唐石經宋槧多作筭少作算者

杜子春讀弭如彌兵之彌元謂弭讀爲敕

漢讀考云如當作爲讀爲應作

當爲

女巫

凡邦至而請

閩監毛本至下多歌哭二字

則大裁謂旱暵者

浦鏗云者當也訛

注有歌靈也

補案歌下當有至字

大史

日官居卿以底日

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誤也釋文作底日音旨當據止此本疏中引作底非

故云建六典處六卿之職以解之

浦鏗云以當在六卿上

凡辨灋者攷焉

諸本同唐石經辨作辯誤下辨事者攷焉同

考按讀其然不

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按作案可通閩監本不作否非浦鏗云讀疑衍字按浦鏄

誤蓋因疏語有考按其然否之文而誤會耳辟灋者開法讀之也

正月立春節啟蟄中二月雨水節

閩本同監毛本啟蟄雨水互改非。按古

既啟蟄在雨水前不得以後世法改之

氣有十五日

此本及閩本誤十三日今據監毛本訂正

天子頒朔于諸侯

余本閩監毛本同誤也嘉靖本頒作班賈疏引注同凡經文作頒注中多作班

。按此亦段玉裁云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一證

而日斂之

監本作市日當據正

猶天子日官失之

浦鏗云猶當作由

詔王居門終月

說文王部閏字下云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居門中从王在門中周禮曰閏月王居

門中終月引周禮多中字

故月令孟春云青陽左个

云當居字之誤下孟夏同閩本云下剡齊居字監毛本遂

排入此引月令十二月原文皆有居無云

仲春居青陽

閩本居上補刻云字下仲夏仲秋孟冬仲冬季冬同

季春云居青陽右个

此云字當衍下季夏孟秋季秋同

卜人占圻

監本圻誤拆

讀禮書而協事

閩本同唐石經余本嘉靖本監毛本協作協疏中準此嘉靖本注中作協

或爲汁

余本閩本毛本同嘉靖本監本汁作叶按釋文作爲汁

謂校呼之

毛本校作校六經正誤云校當作校考校之校從手欄校之校從木

所行依注謂之事

浦鏜云依注當儀注訛

則大史主抱式

釋文抱式劉音勅今俗音如字史記龜策傳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勅漢讀考云

書王莽傳顏氏家訓式作枳按漢制考引藝文志有羨門式法因學紀聞云史記日者傳旋式正基唐六典太卜令三式曰雷公太一六王其局以楓木爲天棗心爲地式皆如字蓋因以木爲之故字又作枳

小史

辨昭穆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昭穆或作硯音韶按小宗伯辨廟硯之昭穆葉鈔釋文作之硯音常遙反周禮

經常前作硯因注中作昭遂據以改經也。按此當是古文假借字硯即諒文口部之邵字也凡從刀字有書作已者

帝繫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親疏

閩監毛本中改上非此本皆字剡齊閩監

毛本遂排入

來駒失戈

浦鏜云萊誤來

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

漢讀考云簋當作軌

讀禮法者大史與羣執事

余本脫讀禮二字

史此小史也

惠校本作此史

言讀禮法者

余本禮作定蓋礼之訛

故書簋或爲几鄭司農云几讀爲軌

漢讀考云當作故書軌或爲九鄭司農云

九讀爲軌

書亦或爲簋古文也

漢讀考云或爲下當有軌字句絕簋古文也四字句絕謂此軌字乃簋之

古文不徑易九爲軌者簋秦時小篆必從周人作軌也

事相成也

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無也按賈疏標起訖云注其讀至相成又疏中引注亦無也字

當刪正

馮相氏

辨其敘事以會天位

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辨作辨注及下同監毛本此敘誤序注同

辨秩南譌

葉鈔釋文作南僞余本載音義同此本及閩本本爲字皆剗改蓋本作僞

故以歲日跳度爲龍度天門也

浦鏗云日當星字誤

日月五星俱赴於牽牛之初

閩本同監毛本於改于浦鏗云起誤赴

云歲日月辰星宿之位

閩監毛本作星辰與注乖口按毛本辰星不誤

星在天元

浦鏗云龍誤元

法神讀如引

浦鏗云注誤法因形相近也閩監毛本因改灋其可笑有如此者

至云所立八尺之表陰長丈三尺

浦鏗云注誤至景誤陰

以冬至影長丈三尺反之

按影當作景上下皆作景

分一寸爲十分

按下分字不當重

分一寸爲十分

浦鏗云一分誤一寸

故鄭并言并弦於牽牛

閩監本同毛本并作升皆月字之訛

日東從青道云云

浦鏜云月誤日

出陰道則兩

惠校本兩上有陰

何得與日同乘黃道

閩監毛本得誤謂

及問曰

浦鏜云又誤及

保章氏

五星有贏縮圖角

余本贏作贏

月有盈虧朧側匿之變

閩監毛本同此本及閩監本朧誤朧從目今訂正監本疏中亦誤余

本嘉靖本盈虧作虧盈此誤例賈疏引注亦作虧盈

贏爲客客

補案客字誤重

華岐以龍門積石

補案以下當有西字

則大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

閩本同有則字砥誤砥監毛本刪則

按昭十二年

浦鏜云三誤二

其在所之國兵必昌

浦鏜云所在字誤倒

有氣者期遠而禍大

閩本同監毛本遠誤近

天不足於西此

閩監本同毛本西此作西北不誤

南風沾洗以南

閩監毛本沾改姑非

五九四十五且變

惠校本本作五九四十五日一變風此誤并日一作且又脫風

至二驚蟄不見風

毛本二下有月字

亦不如之

惠校本本作亦可知之按上云則其餘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故此云亦可知也

訪序事 唐石經諸本同按序當作敘

則當豫為之備 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豫改預

且謀今年天時占相所宜 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年作歲此本年字誤今訂正

內史

掌王之八枋之灋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八柄云本又作枋按大宰作八柄

執國法及國令至政事以逆會計 閩本同監毛本刪作執國至會計

按小宰職有六序 閩監毛本序改敘下二序字同

糾逃王慝 葉鈔釋文作王匿。按此恐匿謫慝是

外史

固知王下畿外之命也 按固蓋因之誤

孟子又 按又為文之訛

其文字之書名 浦鑑云其當是之訛

此經宜云書名 閩監本同系本宜作直是並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七

國朝印

鄭氏注 賈公彥疏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治直吏反注及下凡治同**疏**御史至冢宰○釋曰天官冢宰六典治邦國八則治

都鄙及畿內萬民之治今此御○凡治至令焉凡治者受灋令焉○釋曰言凡語廣謂外內

史亦掌之以贊佐故同其事○凡治至令焉凡治者受灋令焉○釋曰言凡語廣謂外內

寫其治之法令○凡治至令焉凡治者受灋令焉○釋曰言凡語廣謂外內

來受則授之○凡治至令焉凡治者受灋令焉○釋曰言凡語廣謂外內

與受者故言**掌贊書**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凡治至令焉凡治者受灋令焉○釋曰言凡語廣謂外內

凡以該之也○凡治至令焉凡治者受灋令焉○釋曰言凡語廣謂外內

有至詔文○釋曰謂若今出詔勅之書是王有命頒凡數○凡治至令焉凡治者受灋令焉○釋曰言凡語廣謂外內

下於外其詔勅書則御史贊王為此書故云掌贊也○凡治至令焉凡治者受灋令焉○釋曰言凡語廣謂外內

從政者○凡治至令焉凡治者受灋令焉○釋曰言凡語廣謂外內

度皆在立以為不辭故改之○凡治至令焉凡治者受灋令焉○釋曰言凡語廣謂外內

云○數所主反見賢遍反○凡治至令焉凡治者受灋令焉○釋曰言凡語廣謂外內

皆是凡數又是從政之人故云凡數從政者也先鄭所云以掌贊書數為句讀之立以為不辭故鄭後云者掌贊書數書數既為三百三千有何可贊也且書數得為三百三千下別言從政者有何義意乎故後鄭以為不辭而改之也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

叙之以治其出入公猶官也用謂祀賓之屬旗物太常以下等叙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叙

疏巾車至出入。釋曰云公車之政令者以下辨其用及等叙出入皆是政令故先言其摠也出入謂若下文凡

車之出入則會之冬官造車訖來入巾車又當出封同姓之等亦是也。注公猶至次序。釋曰云公猶官也者謂若言公似據三公及諸侯若言官則王家皆是故從官也云用謂祀賓之屬者其中仍有朝及田戎之等故言之屬以摠之云大常以下仍有大旗大赤大白大麾之等故云以下云等叙之以封同姓異姓之次叙者周人先同姓次異姓後云四衛蕃國以下故王之五路一曰王路錫樊纓十有云次序也

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旂以祀王在焉曰路玉飾諸末錫馬面當

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也樊讀如鞞帶之鞞謂今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胃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胃以削草為之二就三重三匝也立謂纓今馬王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十二就就成也大常九旂之畫日月者正幅為參旂則屬焉。錫音陽樊步干反下同旂音留

鞞步干反重直龍反屬居例反參所御反又所廉反屬音燭

疏王之王之至以祀。釋曰云王之五路此言與下為摠目一曰已下析別言之云以祀者以下諸路皆非祭祀之事

則一名外內大小祭祀皆用此一路而已。注王在至屬焉釋曰言王在焉曰路者謂若路門路寢路車路馬皆稱路故

廣言之云王在焉曰路路大也王之所在故以大為名諸侯亦然左氏義以為行於道路故以路名之若然門寢之等豈亦行於路乎云玉路以玉飾諸末者凡言王路金路象路者

皆是玉金象為飾不可以玉金為路故知王金等飾之言諸末者凡車上之材於末頭皆飾之故云諸末也云錫馬面

當盧刻金為之者眉上曰錫故知當額盧按韓奕詩鈎膺鏤錫金稱鏤故知刻金為之故鄭引詩云所謂鏤錫也彼詩毛

傳亦云金鏤其錫鄭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云樊讀如鞞帶之鞞者按易訟卦上九云或錫之鞞帶注云鞞帶鞞之

帶但易之鞞謂鞞囊則內則云男鞞草是也此鞞謂鞞大帶

音字同故讀從之是以鄭即云馬大帶也先鄭云纓謂當引士喪禮下篇馬纓以制革為之賈馬亦云鞶纓馬師在磨前十有二而以毛牛尾金塗十二重後鄭皆不從之者以聲為馬大帶明纓是夾馬頸故以今馬鞶解之也後鄭云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者按爾雅釋言云羗屬也郭氏云毛羗所以為屬如足屬染毛為之鄭必知屬飾之者蓋以今時所見擬之必知用五采者按典瑞云鎮圭纁五采五就則知王者就飾用五采惟有一采一布為一就此中樊纓十二就纁五采即云五就則一采一布為一就如玉藻十二就然大常之屬就數雖多亦一采一布為一就如玉藻十二就然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按司常云日月為常是也云正幅為纁者爾雅文知旂則屬焉者爾雅云纁帛縵練旒九纁旂用物不同旒又有數門

同姓以封

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領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其樊及纓以五采屬飾之

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以賓以會賓客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其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故書鉤為拘杜子春讀為鉤○旂其依反賓如字劉沅方刃反領口感反率

音律又

疏

金路至以封○釋曰上五路云一日此已下皆不云二日三日之等者若據王而言玉路言一

日則金路已下二日三日之等可知若據諸侯言之從此金路已下所受得各自為上故此已下畧不言二日三日之等也云同姓以封者周人先同姓故得金路賜異姓已下則賜象路之等同姓雖尊仍不得玉路玉路以祭祀故不可分賜○注金路至為鉤○釋曰云金路以金飾諸末者亦如玉路所飾也云鉤婁領之鉤也者詩云鉤膺鏤錫鉤連言膺明鉤在膺前以今驗古明鉤是馬婁領也云金路無錫有鉤者以玉路金路二者相參知之何者玉路云錫金路云鉤明知金路有鉤無錫上得兼下言之則玉路直言錫兼有鉤可知云亦以金為之者錫用金明鉤亦用金為飾也云九成者亦如上一采屬為一成凡九就九成也云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司常職文云以賓以會賓客者按齊右會同賓客前齊車故知以賓是以會賓客至於載主亦同焉故曾子問云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注云齊車金路若王弼亦乘金路是以上喪禮注云君弔蓋乘象路謂得金路之賜者弔時降一等乘象路明知王有玉路弔時降一等乘金路可知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若魯衛之屬者周之法二王之後稱公王之同姓例稱

侯伯而已若魯衛稱侯鄭稱伯故兼云雖為侯伯也知畫服如上公者典命云上公九命車旗衣服以七為節則服驚冕為命服衮冕又云侯伯七命車旗衣服以七為節則服驚冕為異姓侯伯若魯衛鄭雖為侯伯則服衮受五百里之封是以明堂位魯侯服衮冕是雖為侯伯則服衮受五百里之封是以二王後上公雖是異姓庶姓乘金路今同姓王子母弟以衣服與上公同明乘金路亦同矣云其無功德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者天工不可私非其才其無功德不可輒授之以職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故封之於畿內而巳是以司裘云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王子母弟封於畿內者也言親疏食采者按載師職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其中非直有公卿大夫食采若親王母弟則與公同食大都百里稍疏者與卿同食小都五十里更疏者與大夫同食二十五里耳故云各以親疏食采畿內而已

朱樊纓七就建

大赤以朝異姓以封

象路以象

路無鉤以朱飾勒而赤九旗之通帛以朝

已其樊及纓以五采屬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

疏

注象路至錫亦如玉金矣

但用象為異此云象路無鉤以朱飾勒

而巳者經不云鉤明文草路云龍勒明知者司常職文以日視

無鉤經直云先鄭知以朱飾勒者見下此朱同為飾勒也云大赤九旗之通帛朝者謂於路門外常朝之處乘之此雖

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草路龍勒條纓五就建

為勒條讀為條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以此言條知玉赤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龍如字駝音龍條作條他刁反鞅莫干反**疏**注草路至以內○釋曰云草路鞅之以草而漆之官云飾車欲侈者也但象路以上更有玉金象為飾謂之他物則得玉金象之名此草路亦用草鞅以無他物飾則名為草路也鄭知駝是白黑飾章雜色為勒者以續人云白與黑謂之黼黑白相形之物且下有駝車邊側有黑漆為駝此草

路既素又有大白之旗故以白黑駝為雜也云以此言條知
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者上玉路鞶纓十
有二就馬氏以為旄牛尾金塗十二重有此嫌故微破之也
云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者明堂位云殷之大
白周之大赤相對而言故云猶周大赤周以十一月為正物
萌色赤殷以十二月為正物牙色白是象正色無正文故云
蓋云即戎謂兵事也者司服兵事章弁服車服相配俱是即
戎故云謂兵事也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即戎注云謂
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常下注云凡班旗
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大白以即戎為在何時答
曰殷之正色者或會事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異
於親自將又按司馬法云章夏以日月上明殷以虎上威周
以龍上文不用大常者周雖以日月為常以龍為章故郊特
牲云龍章而設日月又按周本紀武王遂入至紂之死所王
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斬紂頭懸於大白之旗不用大
常者時未有周禮故武王雖親將猶用大白也云四衛四方
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者此四衛非謂在衛服者以其諸侯
非同姓與王無親則是庶姓在四方六服已內衛守王大同
馬以要服為蠻服
改云蠻服以內也
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

封蕃國

木路不輓以草漆之而已前讀為緇翦之翦翦淺

纓不言就數飾與草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
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
服杜子春云鵠或為結○**疏**注木路至為結○釋曰鄭知

前作翦子踐反鵠戶篤反

木路不輓以草者以其言木

則木上無草可知必知有漆者以其喪車尚有漆者況吉之
乘車有漆可知云前讀為緇翦之翦者讀從既夕文也彼為
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鄭云翦淺也此前亦取
淺義故讀從之知木路無龍勒者以經不云勒明降於草路
無龍勒可知云大麾不在九旗中者上大白亦不在九旗之
中而不言者九旗之中雖無大白仍有雜帛為物兼在殷正
色故此特言之云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者此亦以
正色言之上文大赤據周大白據殷則此大麾當夏之正色
黑故言夏后氏所建也按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纓
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纓夏氏當言旂若然則夏后氏有旂無
纓今此大麾則纓而為夏后氏所建者彼以前代質後代文
差之則纓當有虞氏旂當夏后氏但旂旂皆上有纓夏之旂
去旒旒而用之即是纓故以正色推之當夏也云田四時田
獵者趙商問巾車職曰建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

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答曰麾夏之正色雖言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不故建其正色以春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故雜問志云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綬司馬職王建大常足相參正云蕃國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者按司馬職要服已內爲九州其外更有三服夷鎮蕃摠而言之皆號蕃國是以此文及大行人謂之蕃國也杜子春云鵠或爲結者按馬氏云前樊結纓謂再重樊纓在前有結在後往往結草以爲堅且飾節良以爲樊纓皆有采就則前與鵠亦可以爲飾而賈氏謂前纓有結其義非今子春爲結後鄭引之在下得通一義故也凡五等諸侯所得路者在國祭祀及朝天子皆乘之但朝天子之時乘至天子館則舍之於館是以禮記云偏駕不入王門謂舍之於客館乘墨車龍所朝鄭云旁與已同曰偏若兩諸侯自相朝亦應乘之若齊弔及朝則乘小車燕出入可降一等若在軍皆乘廣車若以馬以鄒則乘五等也若五等諸侯親迎皆乘所賜路以其土親迎攝盛言言則大夫已上尊則尊矣不可更攝盛轉乘在上之車言言則賜車與祭祀同則王乘玉路可也若然同姓金路無侯受賜得有鏤錫者正禮雖不得後有功特賜有之也若如鄭注同姓雖爲侯伯畫服如上公得乘金路若爲

子男似不得當與異姓同乘象路也異姓象路則降上公以其上公雖庶姓亦乘金路其異姓侯伯子男皆乘象路也言四衛革路者亦謂庶姓侯伯子男蕃國木路者夷狄惟有子男同木路也無問祀賓已下皆乘之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纁總安車彫

面鷩總比目有容蓋

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

韋爲當面飾也彫者畫之不能其韋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故書朱總爲纁鷩或作緊鄭司農云錫馬面錫纁當爲總書亦或爲總鷩讀爲鳥鷩之鷩鷩總者青黑色以纁爲之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轡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幃容玄謂朱總纁總其施之如鷩總車衡轡亦宜有焉纁畫文也蓋如今小車蓋也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重直龍反注同總作動反厭於涉反注同纁戶對反鷩烏兮反劉烏計反乘繩證反下皆坐乘同或如字纁咸云檢宇林蒼雅及說文皆無此字衆

家亦不見有音者惟昌宗音廢以形聲會意求之實所未了
當是廢而不用乎非其音也李兵廢反本或作總恐是意改
也驚音烏兮反著直畧反鑣表驕反幡昌廉反渾本亦作潼
詩注作重皆音同韞劉音管一言胡瞻反蔽劉音弗下及文
並同一音必世反見賢遍反下

疏

王后至容蓋○釋曰言

之言也凡言翟者皆謂翟鳥之羽以爲兩旁之蔽言重翟者
皆二重爲之厭翟者謂相次以厭其本下有翟車者又不厭
其本也凡言摠者謂以總爲車馬之飾若婦人之摠亦既繫
其本又垂爲飾故皆謂之摠也按下翟車尊於安車而進安
車在上者以其翟車有帷無蓋安車重翟同無帷而有容蓋
故進安車與重厭之車同在上也○注重翟至翟乎○釋曰
云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者按上龍勒不言
而此勒言面則所施之處不同則上言勒者馬之轡飾皆是
不在面此言勒面則在面矣用物則同故鄭引龍勒以釋此
也云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者按曲禮上云婦人不
立乘是婦人坐乘男子立乘曲禮上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
得謝則必賜之几杖乘安車則男子坐乘亦謂之安車也若
然則王后五路皆是坐乘獨此得安車之名者以餘者有重
翟厭翟翟車輦車之名可稱此無異物之稱故獨得安車之

名也云驚讀爲鳧驚之驚者從毛詩鳧驚之篇名驚者取鳥
之驚色青黑爲義如以繒爲之摠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者
先鄭蓋見當時以況古也云容謂檐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
潼容者按昏禮云婦車亦如之有袞注云袞車裳幃周禮謂
之容又衛詩云漸車幃裳毛氏亦云童容是容潼容與檐及
裳幃爲一物也立謂朱總總總其施之如驚總車衡轡亦宜
有焉者後鄭取先鄭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爲本其於車
之衡轡亦宜有焉以其皆是革飾之事故兼施於車也云蓋
如今小車蓋也者此舉漢法小車有蓋以況周凡蓋所以表
尊亦所以禦雨故三者皆有之也云皆有容有蓋則重翟厭
翟謂蔽也者按馬氏等云重翟爲蓋今之刊蓋是也爲有此
嫌故微破之若重翟厭翟是蓋何須下文云皆有容蓋乎是
以後鄭約下王之喪車五乘皆有蔽明后之車言翟者亦謂
蔽也云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者此約王之五路則重翟當
王路后無外事惟祭先王先公羣小祀皆乘此重翟也云厭
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者按內宰職云賓客之裸獻瑤爵
皆贊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王裸賓客亞王而禮賓獻
謂王饗燕亞王獻賓也此時后則乘厭翟故云從王賓饗諸
侯也不言裸者文畧耳云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
飾也者以其安車不言翟明無蔽以其朝王質故去飾也引

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者彼是衛侯之夫人當乘厭翟則上公夫人亦厭翟以其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於其夫下王后一等不得乘重翟則上公與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可知若子男夫人可以乘翟車至於祭祀及嫁皆乘之云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者王姬下嫁下后一等及諸侯夫人皆乘厭翟則王后自然始來乘重翟可知若然王之三夫人與三公夫人同乘翟車九嬪與孤妻同乘夏篆二十七世婦與卿妻同乘夏縵女御與大夫妻同乘墨車士之妻攝盛亦乘墨車非嫁攝盛則乘棧車也諸侯已下夫人祭祀賓饗出桑朝君差之皆可也若然翟車只面組總有握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之側爾貝面貝飾勒之當桑○握劉音屋干馬皆作幄烏疏翟車至有握○釋曰上學反沈云劉音非輶薄經反以總為之今此言組總則以組條為之總亦施於勒及兩耳兩總并車衡輶焉○注翟車至出桑○釋曰翟車不重不厭明以翟飾車之側可知云貝面貝飾勒之當面者也云有握則此無蓋謂餘泉餘軼之貝文以飾勒之當面者也云有握則此無蓋

矣者但蓋所以禦雨無幄乃施之今既有幄故知無蓋矣云如今駟車是也者漢法駟車無蓋故舉以況之云后所乘以出桑者按月令三月薦鞠衣於先帝又后妃親桑於東郊二翟車皆乘此翟車以其告先帝非祀親桑又非大事故知乘也輶車組輶有翟羽蓋輶車不言飾后居宮中為輶輪人輶之以行有翟所以禦風塵以羽作小蓋為翳日也故書翟為駟杜子春云當為翟書亦或為駟○輶本作連音輶組音祖輶音輶所甲反從七容反輶疏注輶車至市專反駟鳥帝反駟並音獵駟或音毛疏為駟○釋曰輶車不言飾者以其不言翟又不言面摠之等是不言飾也此無所供事直是后居宮中從容所乘車也知漆之者凡古之車器之等皆漆之明此亦有漆也知為輶輪者按禮記云載以輶車輶車載極之車則地官蜃車人輶之以行此輶車組輶亦是人輶行者按雜記注引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輶曰輪無輶曰輶則人輶行者皆是無輶曰輶按上雜記注輶崇蓋半乘車之輪乘車高六尺六寸則此當三尺三寸云有也云以羽作小蓋為翳日也者翟既禦風塵明羽蓋所以翳日可知也王之喪車五乘

木車蒲蔽大褱尾橐疏飾小服皆疏

木車不漆者鄭

司農云蒲蔽謂贏蘭車以蒲爲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大褱以犬皮爲覆等故書疏爲摎杜子春讀摎爲沙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犬白犬皮既以皮爲覆等又以尾爲犬戟之攷贏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若攝服云服讀爲蔽小簠刀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劍亦爲備焉。乘繩證反顧莫歷反橐忱音羔劉姑道反贏魯火反劉又音果等力丁反劉又音泠摎本又作偁同思如反攷吐刀反緣悅綰反下同簠音服賁音奔劍古堯疏注木車至備焉。釋曰云木車不漆者喪中反又音昭無飾後至禪乃漆之此明木車及下素車等皆未漆也若然上王之木路鄭注云不革鞅漆之而已彼亦稱木而有漆者彼此各有所對上文木路對鞅路有革又有漆則木路漆之而已據吉時言耳此木路對鞅路始有漆明此木路不漆飾指木體而言也先鄭云謂贏蘭車者此舉漢時有贏長蘭乘不善之車故舉以說之也云犬褱以犬皮爲覆等者古者男子立乘須馮軾軾上須皮覆之故云犬褱子春讀摎爲沙於義無所取故不從也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上文重翟厭翟之等爲蔽皆是禦風塵故知此蔽亦是禦風塵

也云犬白犬皮者以喪無飾明月犬之白者是以士喪記主人乘黑車白狗幣是也云旣以皮爲覆等又以尾爲犬戟之攷者以經云犬褱尾橐明禭與橐共用犬橐則攷也云贏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者按喪服齊衰已下皆稱疏禮之通例凡言疏布者皆據大功布而言若然此則以八升布爲二物之緣也云若攝服者按旣夕記云貳車白狗攝服注云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引之者證其二物爲緣之事也小簠刀劍短兵之衣者此小簠即旣夕記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幣蒲蔽大服鄭彼注云等間兵服以犬皮爲之是也云此始遭喪所乘者此喪車五乘貴賤皆同乘之是以士喪禮主人乘惡車鄭注引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是其尊卑同也云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者按士喪有大服則此小服亦是其常今言爲君之道尚微備姦臣者此言非爲小兵服以戈戟人君乃有之然則備姦臣爲尾橐戈戟而言也引書曰者顧命文彼以成王崩子釗康王也康王常在尸所以爲適子故使康王出鄉門外以虎賁百人更以大子之禮迎之別於庶子必用虎賁備姦臣引之者證人君有戈戟亦是備姦臣。素車芻蔽

犬褱素飾小服皆素

素車以白土塗車也芻讀爲蒚蒚麻以爲蔽其褱服以素繒爲

緣此卒哭所乘為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
疏注素車
戰。勞扶云反聖鳥路反又鳥洛反殯扶文反
釋曰鄭知素車以白土聖者以上有木車下有漆車中有駟
藻素三者非漆非木皆以所飾為名明素是白土飾之也爾
雅釋宮云地謂之黝牆謂之聖聖謂以白土為飾則此素車
亦白土為飾可知云勞讀為殯殯麻者勞字非所以飾物之
事故破勞為殯義取用麻為蔽之意云其禭服以素繒為緣
者禮之通例素有二種其義有素飾者以素為白土義有以
繒為飾者即以素為繒故鄭釋二素以白繒別釋之也云此
卒哭所乘者按士虞禮卒哭大夫說經帶于廟門外婦人說
首經不說帶是卒哭變服變服即易車按喪服大功章注云
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此鄭云卒哭據士
而言也云為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戰
者以經不云尾囊明去戈戰故為此解也。
藻車藻蔽
以蒼繒為蔽也鹿淺禭以鹿夏皮為覆冬又以所治去毛
者緣之此既練所乘。釋曰後鄭云藻水草者就足子春懷為華
注故書至所乘。釋曰後鄭云藻水草者就足子春懷為華
藻也鄭為蒼色者上文素車為白色下文駟車邊側有漆差

鹿淺禭革飾

故書藻作輶杜子春輶讀為華藻之藻直
謂華藻也玄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聖車

疏

之此當蒼色且藻之水草見為蒼文色也云鹿淺禭以鹿夏
皮為覆冬者夏時鹿毛新生為淺毛故鄭云鹿夏皮為覆冬
也云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者以經云革飾皮去毛曰革故
以去毛言之云此既練所乘者王喪十三月練是變除之節
故知此即既
練所乘也。
駟車韋蔽然禭髮飾
故書駟作龍髮
龍讀為駟軟讀為漆坑之漆直謂髮漆也玄謂駟車邊側有
漆飾也韋細韋席也以爲蔽者漆則成蕃即吉也然果然也
髮亦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韋疏注故書至所
音九髮香求反軟音次來音七坑胡訖反
書駟作龍上文龍勒後鄭以破龍為白黑之色故此注從子
春為駟髮為軟於義無所取故不從子春以軟為漆亦不從
也後鄭知駟為邊側之飾者以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時未
全為漆故知駟是邊側少有漆也云漆則成藩者下文藩蔽
者因此舊蔽而漆之則藩者以此爲本故云漆則成藩也云
然果然也者果然獸名是以賈氏亦云然獸名也云髮亦多
黑少之色韋也知色如此者按注雀黑多赤少故知此髮
是赤多黑少者也云此大祥所乘者以二十五
之節故知此車
是大祥所乘也

漆車藩蔽駢禭雀飾
漆車黑車也
藩今時小車

藩漆席以為之。豺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疏**注漆車至所

章也。此禪所乘。○豺五旦反。禪直感反。○乘。○釋曰。知

漆是黑者。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且大夫所乘黑車。及篆縵之

飾。直得黑名。是凡車皆黑漆也。鄭知漆席以為之者。以其席

即上文雀上注云。漆即成藩是也。云豺胡犬者。謂胡地之野

犬。或作狐。字者。謂狐與犬合所生之犬也。云雀黑多赤少之

色。韋也者。鄭以目驗雀頭黑多赤少。雀即緹也。此禪所乘者

以二十七月釋祥之節。素縞麻衣而服禪服。朝服綬冠。故知

當禪所乘也。按下文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皆吉時所乘之

車。既言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禪亦得乘漆

車。所以大夫士禪即乘漆車。與吉同者。禮窮則同也。**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

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

車。服車服事者之車。故書夏篆為夏緣。鄭司農云。夏赤也。

緣。綠色。或曰。夏篆篆讀為主。珠之。緣夏篆。轂有約也。玄

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五采畫無珠。爾墨車不畫也。

棧車不革輓。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篆音珠。

直轉反。縵莫干反。棧才產反。又仕板。**疏**注服至共役。○釋

反約如字。又於見反。下同。箱息羊反。

之車者。其孤卿以下皆是。輔佐之臣服事於上。故以服事之

車解之也。先鄭云。夏赤也。緣綠色。後鄭不從者。夏翟是采五

采。備乃為夏。而以夏為赤。而從古書篆為色。於義不可。故後

鄭解之以夏為五采也。云或曰。夏篆篆讀為主。珠之。珠者。以

篆為轂約。後鄭從之。云夏縵亦五采畫無珠。爾者。言縵者。亦

如縵帛無文章。故云無珠也。以其篆為轂約。則言縵者。無約

也。云墨車不畫也者。言墨漆革車而已。故知不畫也。棧車不

革輓。而漆之者。此則冬官棧車欲弁。恐有壞壤。是不革輓者

也。此已上尋常所乘。若親迎。則士有攝盛。故士昏禮主人乘

墨車。婦車亦如之。有祿為異耳。王后別見車五乘。此卿孤已

下不見。婦人車者。婦人與夫同。故昏禮云。婦車亦如之。但大

夫以上尊則尊矣。親迎不假攝盛。轉乘上車也。知士車有漆

飾者。按唐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於其君。得命然後得乘

飾車。駢馬衣文駢錦。注云。飾漆之駢併也。是其事云。役車方

箱可載。任器以其役者。庶人以力役為事故。名車為役車。知

方箱者。按冬官乘車田車橫廣前後短大車柏車羊車皆方

故知庶人役車亦方箱。是以唐傳云。庶人木車單馬衣布帛

此役車亦名棧車。以其同無革輓。故也是以何草不黃詩云

有棧之車。行彼周道。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

注云。棧車役車是也。

無常

給遊燕及恩惠之賜不在等者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作之有功有沽○散素早反輜側其反沽音古○

疏

凡良至無常○釋曰云凡者以其衆多故也此良車散

良散之名○注給遊至有沽○釋曰云給遊燕及恩惠之賜

者君臣遊燕歡樂或有賜言及恩惠之賜雖非遊燕君於臣

有恩好而惠及之者亦有賜此釋經其用無常云不在等者

謂若今輜車後戶之屬者漢時輜車與古者從軍所載輜重

財貨之車皆車後開戶故舉以說之云作之有功有沽者凡

釋經良車散車精作為功則曰良輜作為沽則曰散也

車之出入歲終則會之○計其完○疏○凡車至會之○

出給官用車之入謂用罷歸官於當時錄為簿○凡賜闕之

帳至歲終則摠會計完敗多少以入計會也○

完敗○疏○注完敗不計○釋曰以其賜人以後完敗隨毀

不計○疏○彼受賜之人在官不復須知故闕之不計會○

折入齋于職幣○計所傷敗入其直杜子春云齋讀為資

治之直○齋音○疏○注計所至之直○釋曰謂乘官車者毀

否償時讓反○損有折壞其車不堪乘用者或全輪價

直入官或計所損處酬其價直入官皆入其資資即貨物也

以此貨物入於職幣職幣主受給官物所用之餘此之財物

亦授之職幣既得此物還與冬官大喪飾遣車遂厥

繕治之故鄭云以償繕治之直也

之行之○疏○如墓也遣車一曰驚車○遣奔戰反注同○

至行之○釋曰大喪謂王喪遣車謂將葬遣送之車入曠者

也言飾者還以金象革飾之如生存之車但羸小為之耳○

注厥興至驚車○釋曰後鄭訓厥為興即言謂陳駕之者解

厥為陳駕也按下車僕云大喪厥革車彼厥謂作之此文既

言飾遣車已是作車○遂厥之故以陳駕解厥也云行之使

人以次舉之以如車○者按檀弓云諸侯大牢苞七個遣車

七乘大夫亦大牢苞五個遣車五乘鄭注云○侯不以命數

喪數畧天子當大牢苞九個遣車九乘此時當在朝廟之時

於始祖廟陳器之明且大遣奠之後則使人以次抗舉人各

執其一以如墓也云遣車一曰驚車者按家人云及葬言驚

車象人是名遣車為驚車及葬執蓋從車持旌○疏○從車

以其遣車亦有驚鈴故也○疏○路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兩則有蓋今蠶車無蓋○疏○

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旌○從才用反注同○疏○

及葬至持旌。○釋曰及葬者謂至葬時將向壙云執蓋從車者謂此巾車之官執蓋以隨柩車之後云持旌者亦使巾車之官執持銘旌此在柩車之前而文在下者以執蓋是巾車因言持旌耳非謂持旌亦從車也以車銘旌表柩象殯時在柩前是以旌夕禮云祝車銘旌置于茵注云以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若然茵大時在柩車前明銘旌亦與茵同在柩車前可知也。○注從事至銘旌。○釋曰云從車隨柩路者鄭欲以經車為蜃車柩路解之云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者蓋所以表尊亦執而隨之所以禦雨今蜃車既設帷荒不得設蓋是以執而隨柩車雖無用但象生時有也云所執者銘旌者將葬之旌士有二旌大夫已上皆有旌旌知者以旌夕禮是士禮而有乘車所建旌是攝盛故用孤卿所建通帛之旌也又有銘旌以其士無遣車故無旌也大夫以上有乘車所建旌卿已上尊矣無攝盛以尋常所建旌王則大常孤卿建旌大夫亦應攝盛用旌是一也又有旌旌又有銘旌也。○及墓嘯啓關陳車。○關墓門也車貳車也士喪禮下篇曰車至道左北面立車上。○疏注關墓至車上。○車者以其遣車在明器之中按旌夕陳明器在道東西面此不言明器而別陳東是貳車可知天子貳車象生時當十一

乘也上喪禮下篇曰者是旌夕禮也而言士喪禮下篇者以其士喪禮論初死并在殯之事旌夕禮論葬時事旌夕之下同有一記記士喪及旌夕不備之事揔為一記故鄭以旌夕連士喪而言下篇也此所引者引記彼云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者士無貳車惟據乘車道車槩車三乘此王禮亦有此三乘車於後別有貳車十二乘若然則此車非止貳車而已鄭直云貳車者舉其士喪禮不見者而言耳。○小喪共匱路與其飾。○柩路載飾棺。○疏注柩路至飾也。○釋曰言小喪者上言大喪據王飾也。○疏不別言后與世子則此小喪中可以兼之鄭云柩路載柩車也者即蜃車也云飾棺飾也。○歲時更續其其幣車。○故書更續為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為更讀當為續更續更受新共其幣車歸其故幣車也玄謂俱受新耳更易其舊續其不任用共其幣車巾車既更續之取其幣車共於車人材或有中用之。○弊婢世反任音壬注同。○疏有受官車更謂車雖未破日月已久舊壞者更易以新者續謂雖未經久其有破壞不中用者復以新車續之云其其弊車者此言為二者而設以其既易續以新車其本或舊

或壞皆是弊車巾車受取以共冬官車人耳子春以為更續謂更受新若然則更續共為一事不當經旨故後鄭不從也云共其弊車歸其故弊車者此言亦不從也後鄭以為俱受新者謂更與續二者於彼用車之人俱受其新車也云更易其舊者釋更也云續續其不任用者別釋續也云共於車人者此巾車不專主車人所造大車柏車而已兼主輪人與人謂造車之人兼輪人與人等造車人也

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
雞人主呼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眾必使鳴鈴者當為鈴。和胡卧反下應和。**疏**注雞人主呼旦為鈴。釋曰云同警音景幹音零劉音領。**疏**雞人主呼旦雞人職文按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是車有和鸞相應之象故鳴鈴以應雞人

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用謂將有朝祀之事而駕之鄭司農云說謂舍車也春秋傳曰雞鳴而駕日中而說用謂所宜用。說書銳反注及下駕說并注同朝。**疏**典路至用說。釋曰上巾車已主王后之直通反下同。**疏**五路今此又掌之者以其冬官造得車說

以授巾車飾以玉金象之等其王及后所乘者又入典路別掌之。注用謂至宜用。釋曰此經雖不言所用之處典路所掌還依巾車朝祀所用故鄭依巾車而言也先鄭所引春秋者在左氏傳宣十二年楚與晉戰於郟之事云用謂所宜用者還是朝祀之等也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趣倉口反。**疏**注出路至馬也。釋曰按上巾車路鄭云王當乘之惟出王路也按下文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注云亦出路當陳之不言王乘之者以此惟云大祭祀則出路據王所乘之亦當陳之為華國下注曰當陳之謂陳之以華國亦有當乘之法但大賓客王乘金路也其大喪則無乘吉時路故注為陳之而說也知贊僕與趣馬者夏官大馭戎僕齊僕之等及趣馬之官主駕說故知所贊駕說者贊僕與趣馬也

大喪大賓客亦如之
亦出路當陳之鄭司農說也。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贊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故曰大喪大賓客亦如之。贊章銳反又作。**疏**注亦出至如之綴張衛反塾音孰上時掌反屬音燭

既陳先王寶器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贊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次路在右塾之前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故曰大喪大賓客亦如之。贊章銳反又作。**疏**注亦出至如之綴張衛反塾音孰上時掌反屬音燭

命云康王既陳先王寶器者按彼上文云陳寶及列玉五重大訓之等乃陳車乘故云既陳先王寶器云又曰大路在賓階面注云大路玉路云贅路在阼階面注云贅次次在玉路後謂玉路之貳也云先路在左塾之前注云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也云次路在右塾之前注云象路之貳與玉路之二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云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者漢朝集使上計律法謂上計會之法禮記射義注亦謂之計然大祭祀亦陳車乘但古典無陳列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疏注王出至華從行亦以華國○從才用反注及下注同國○釋曰鄭云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者按經會同軍旅及弔有三事則是衣裳之會及弔王乘金路兵車之會及軍旅王乘革路是王出於事無常也王雖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皆從惟玉路祭祀之車尊不出其餘皆出以華國也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車

之萃輕車之萃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車也

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春秋傳曰公喪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則諸侯戎路廣車也又曰師旂闕四十乘孫子八陳有萃車之陳又曰馳車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故書萃作平杜子春云萃車當為駟車其字當為萃書亦或為萃○萃七內反下及注同廣古曠反注同萃薄輕反又薄田反輕遣政反注同陳直刃反下同屏并領反又薄經反喪息浪反十乘繩證反下手乘乘車同斬疏注萃猶至為萃○釋曰云此五者皆兵車者以薄經反疏其廣闕之等皆在軍所用故知皆兵車云所謂五戎也者凡言所謂者謂他成文檢諸文不見更有五兵車為五戎之文惟有月令季秋云以習五戎鄭彼注以五戎為弓矢及矛戈戟不為五兵車解之則未知鄭所謂五戎者所謂何文或可鄭解彼五戎或為此五兵解之以五戎之事無正文故鄭兩解之也云戎路王在軍所乘也者此言戎路則中車所云革路即戎路故知戎路是王在軍所乘也若然此車僕惟掌五戎之萃其五戎之正不言所掌者中車雖掌正戎之一其下四戎之正亦由車掌之矣其廣車闕車萃輕四者所解無正文皆鄭據字以意釋之也云春秋傳者是莊九年齊魯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又曰下是

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
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
無飾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采
繫之於旄旌之上所謂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旄之然反準息九反旄音餘旄音兆旄音遂識式志反又
音志又昌志反下同被音皮反又皮寄反著丁畧反又直畧
反
疏注物名至用絳○釋曰鄭云所畫異物則異名也者
云畫異物者鄭據名者而摠言之非謂九旗皆畫異物也云
屬謂徽識也者謂在朝在軍所用小旌故以屬言之鄭引大
傳者欲見此屬與大傳微識為一物則詩所云識文鳥章亦
一物引今漢法欲見古有此物遺及漢時也云通帛謂大赤
者巾車及明堂位皆明大赤也云從周正色無飾者以周建
子物萌色赤今旌旄通體盡用絳之赤帛是用周之正色無
他物之飾也云雜帛者以帛素飾其側白殷之正色者殷以
建丑為正物牙色白今用帛素飾其側者明以先王正道佐
職故兼用白雜之也云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旄旌之上
者按序官夏采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
有虞氏以為綬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若
然冬官鍾氏染鳥羽是周法染鳥羽為五色故鄭云皆五采

羽繫之於旄旌之上云所謂注旄於干首也者言所謂者謂
爾雅之文也若然則此旄旌非直有羽亦有旄故鄭引爾雅
注旄以證旄旌明其兩有是以干旄詩云子子干旄子子干
旄鄭彼注云周禮孤卿建旄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明于首
旄羽皆有之此雖據旄旌旄羽並有至於大常已下首皆有
旄羽故衛之臣子雖旄物而有旄羽則大常已下皆有明矣
故夏采云乘車建綬復於四郊注綬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
上王祀四郊乘玉路建大常今以之復去其旄異之於生是
其旄首皆有旄之驗也云九旗之帛皆用絳者以周尚赤故
爾雅云纁帛纁也按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而鄭云九旗
之帛者據衆有者而言或解以為旄旌之下亦有旄旌而用
絳帛也其旄之下旄似不用絳故爾雅云緇廣充幅長尋曰
旄繼旄曰旒詩云白旒央央旒即左氏定四年傳云分康叔
以少帛綯旒旒旌是旌旒色異也爾雅別云素錦綢杠素陞
龍練旒九彼旒也
於喪葬之族也
及國之大閼贊司馬頒旗物王

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旛大夫士建物師
都建旗州里建旗縣鄙建旒道車載旒旂車

載旌

物之象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

朝一象其下復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雜
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六卿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
都民所聚也畫熊虎者卿遂出軍賦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
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
難辟害也道車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旂車木路也王以
田以鄙金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閱王乘式路建大常
焉玉路金路不出○閱音悅朝首遙○疏曰按大司馬仲春
反下朝各就同難乃旦反辟音避○教振旅仲夏教茭舍仲
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大閱謂仲冬
無事大簡閱軍禮司常主旗物故贊司馬頒物也此九旗發
首雖惣爲大閱而言其道車載旌游車載旌非爲軍事也○
注仲冬至不出○釋曰按大司馬云主四時軍法故云司馬
主其禮也云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畫成物之象者謂自王以
下至諸侯并卿遂之官是也云王畫日月象天明也者聖人
與日月齊其明故旌旗畫日月象之按桓二年臧哀伯云三
辰旌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則此大常之畫日月者也此
直言日月不言星者此舉日月其實兼有星也云諸侯畫交
龍一象升朝一象下復也者以衣服不言交龍直云衮龍則

衣服直有升龍無降龍以其天子之衣無日月星直有龍龍

有升龍降龍則諸侯不得與天子同故直有升龍也至於天

子旌旗有日月星辰故諸侯旌旗無日月星辰故龍有升降也

象升朝天子象下復還國也云孤卿不畫者謂不畫異物帛

而已云言奉王之政教而已者以直有時王政教故云奉

王之政教而已云大夫士雜帛者謂中央赤旁邊白是先

王殷之正色而在旁故云以先王正道佐職也云師都六卿

六遂大夫也謂之師都都民之所聚也者以師衆也都聚也

主鄉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師都也六卿大夫皆卿六遂大夫

皆大夫也卿合建旌大夫合建物今摠建旗以其領衆在軍

爲將故同建熊虎之旗故鄭云畫熊虎者鄉遂出軍賦象其

守猛莫敢犯也云州里縣鄙鄉遂之官者州是鄉之官里與

縣鄙是遂之官故摠言鄉遂之官云互約言之者遂之里是

下士得與卿之州中大夫同建旗則知卿之黨亦得與卿同建

旌可知是互也言約者鄉之族上從黨同建旗比上從間同

建旌也遂之鄉上從鄙同建旌鄰上從里同建旗是約也俱
族師已下并都鄙已下皆是士官雖與在上大夫同建其刃
數則短當三刃已下云鳥隼象其勇捷也者熊虎龜蛇皆二
物相對則此鳥隼亦別物若然則鄭以勇解隼故王制云鳩

化鷹然後尉羅設是隼勇也以捷解鳥鳥亦謂捷疾者也云
龜蛇象其扞難避害也者龜有甲能扞難蛇無甲見人逐之
是避害也云道車象路也者按巾車云象路建大赤以朝朝
所以行道故謂象路為道車是以士冠記及郊特牲皆云牟
追夏后氏之道章甫殷道委貌周道是與在朝服乘者皆從
道故知道車是象路但在朝則建大赤今以朝夕燕出入則
建旛也鄭知游車是木路者巾車云木車以田是游樂之所
圉人掌圉游之獸禁是知游車是木路也但正田獵所建大
麾今以小小田獵及巡行縣鄙則建旛為異耳云全羽析羽
五色象其文德也者此羽是鍾氏所染鳥羽象翟羽而用故
知皆五色以象文德也云大閱王乘戎路建大常焉玉路金
路不出者鄭據此文大閱之時王乘戎路金玉之路不出其
祀帝於郊及乘車之
會金路玉路皆出也 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

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事名號者徵識

樹之於位朝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族而立此
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
之細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植末長
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徵識之書則云某某之

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事若有死
事者亦當以相別也村子春云書當為書玄謂書畫雲氣也
異於在國軍事之旂別疏皆畫至其號○釋曰上云旌
彼列反下相別同亡音無疏旗之大此言旌旗之細者也
云皆畫其象焉與下為目此則官府已下三象是也○注事
名至之旂○釋曰鄭云事名號者徵識者大傳云殊徽號昭
公二十一年宋尉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是名徽也詩六月
云識文鳥章箋云識徽識是名識也今鄭合而言之故云徵
識也云所以題別眾臣者此經雖為軍事而言而云題別眾
臣者亦據在朝位而言也故鄭即言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
而引觀禮為證也按觀禮秋觀在廟諸侯前期皆受舍於朝
文王廟外上介樹君之旂於位明日公侯伯子男入各就其
族而立即此經象故云此其類云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
之號與外內也者官府在朝是內其州里在百里二百里家
在三百西百里五百里並是外也云三者旌旗之細也者對
上大常已下為旌旗之大者也云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
者謂為銘旌各以生時物王則大常已下為之云亡則以緇
長半幅者謂不命之士生時無旌旗者故云亡也以緇緇長
半幅長一尺也云緇末長終幅廣三寸者以赤緇為之長二
尺廣三寸云書名於末者書死者名於廣三寸之上云此蓋

其制也者此在朝表朝位其銘旌制亦如此按禮緯云天子之旌高九刃諸侯七刃大夫五刃士三刃按士喪禮竹杠長三尺則死者以尺易刃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其旌身亦以尺易刃也若然在朝及在軍綴之於身亦如此故云蓋其制也云微識之書則云某某之名者此據州里而言在軍當云大宰之下某甲之事地官之下當云大司徒之下某甲之事餘四官之下皆然云某某之名者此據州里而言假令六鄉之下則言某鄉之下某甲之名若六遂之下當云某遂之下某甲之名也云某某之號者此據都家之內假令三百里大夫家之下當云某家之下某甲之號此三者則偏其畿內矣云今大闢禮象而為之者此在軍之旌綴於身大小象銘旌及在朝者為之云兵凶事者隱公傳云兵凶器戰危事亦是凶事也杜子春破畫為書後鄭不從還從畫雲氣者按鄉射記云凡畫者丹質則射侯之等皆有畫雲氣之法明此經所云畫者畫雲氣也云異於在國軍事之飾者觀禮及銘旌皆不云畫以其在國質故也惟在軍畫之故云軍事之飾

凡祭祀各建其旗
王祭祀之疏
注王祭至玉車則玉路
疏
注王祭至玉車則玉路
釋曰鄭

云王祭祀之車則玉路者偏據王而言云乘玉路則建大常經云各建其旗則諸侯已下所得路各有旗按上文諸侯建

旗大行人云建常九旒雖言常皆是交龍為旂散文通會故名旂為常孤卿則旂大夫則物故言各建其旗也

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
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
疏
注賓客至旌門
釋曰鄭知賓客

皆建其大常掌舍職
疏
注賓客至旌門
釋曰鄭知賓客

掌取金路以賓又齊右亦云會同賓客前齊車齊車即金路

朝覲宗遇即會同故摠以金路解之也知巡守兵車之會王

乘戎路者以其同是軍事故知亦皆乘戎路也知皆建其大

常者此大闢禮王建大常即知巡守兵車之會皆建大常也

云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者彼注云謂王

行書止則樹旌以為門彼官樹之此官供旌

大喪共銘

旌
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
建廡車之旌及葬亦

如之
葬云建之則行廡車
疏
建廡至如之
釋曰此謂

建於遣車之上及葬亦如之此謂入廡亦建之○注葬云至

說之○釋曰鄭云葬云建之則行廡車解說之者此釋經及

使人各執遣車又當各執廡旌是行廡車解說之也

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

始置旗以致民至者

○弊婢世反劉又薄計

疏

凡軍至弊之○釋曰云凡軍事

反仆薄比反一音赴

疏

建旌旗者當大司馬欲致衆之時司常建之此言爲及致而設○注始置至者○釋曰云

始置旗以致民者解經及致民置旗也又云民至仆之誅後

疏

軍征戰今此云甸謂四時田獵言

亦如之者亦如上建

凡射共獲旌

獲旌獲者所持旌○

音胡

疏

凡射共獲旌○釋曰言凡射者則大射賓射及燕

霸反

疏

射皆共之○注獲旌至持旌○釋曰謂若大射服

不氏唱獲所持之旌

歲時共更旌

取舊

三侯皆有獲旌也

疏

歲時共更

謂受官旌旗用之者歲之四時來換

易則司常取彼之舊與此之新也

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

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其祭祀王皆賜禽焉主其禮者警戒之糾其戒

具其末致福則

疏

注都或至祭僕○釋曰知都有山川者

帥而以造祭僕

疏

見祭法云山川丘陵能興雲雨諸侯有

其地則祭無其地則不祭都祀畿內諸侯明亦祭境內山川

疏

也云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者按王制云天子諸

疏

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云謂所因之國先王先

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按史記伏義已

前九皇六十四民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今宜主

祭之也云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廟者左氏傳莊二十八年

云邑有先君之主曰都明天子禮亦然故知都內王子弟有

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立謂王所不與同姓有先王之廟是

賜禽注云其末致福則帥而造祭僕知者見祭僕云凡祭配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正都禮與其服

禁督其違失者服謂

是造祭僕之事

川上陵墳衍之壇域。○**疏**注守山至壇域。○釋曰此經所

壇惟癸反劉欲鬼反。郊之神位而言是以鄭云守山川上陵墳衍之壇域也按小宗伯云兆山川上陵於四郊彼惟不言墳衍墳衍之位亦在四郊皆須保之言。○**疏**注守山至壇域。○釋曰此經所

為壇四畔為壇舉則壇見矣。國有大故則令禱祠

既祭反命于國。○**疏**注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

丁報反塞。○**疏**注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疏**注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疏**注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

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疏**注大夫至祖廟。○釋曰鄭云大夫采

祀與都同若先王。○**疏**注大夫至祖廟。○釋曰鄭云大夫采。○**疏**注大夫至祖廟。○釋曰鄭云大夫采。

都在五百里則上都宗人所主是也言所祀與都同者據山川九皇六十四民在其地者云若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者亦如上都宗人但天子與諸侯禮異諸侯之卿大夫同姓邑有先君之主則曰都無曰邑天子之臣同姓大夫雖有先君之主亦曰邑也此不言凡家祭祀致福于國者舉都而言此家從可知。國有大故則令

禱祠反命祭亦如之。○**疏**注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疏**注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

國有至如之。○**疏**注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疏**注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疏**注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

禁令。○**疏**注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疏**注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疏**注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

明矣。○**疏**注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疏**注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疏**注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

命祀者家宗人亦保之可知此家宗人不言寇戎保羣神之
也祀
都宗人自保之可知故鄭二者雙言之云都宗人所保者謂
王所祀明矣者以王所不祀宗人不保之明宗人保者王所
也祀

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

辨其名物

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辰

布祭眾寡與其居句考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蒲
栗或象天酒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
席象五帝座禮祭宗廟序昭穆亦又有似虛危則祭天圜丘
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國語曰
古者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
義其聖能光遠宣明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微之如是則
神明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是之使制神之處位久主而
為之牲器時服巫既知神如此又能居以天法是以聖人祭
之今之巫祝既聞其義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或於
淫厲苟貪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居紀慮反句紀

具反藹工典反齊側皆反知音晉

疏

凡以至名物。釋曰

覲胡歷反李音胡隔反令力呈反序官注云神士者男
巫之俊知是巫者此中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按外
傳云在男曰覲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次主之度與此文
合故知此神仕是巫。注猶圖至痛矣。釋曰云天者羣神
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者鄭以經直見三辰不言天者天
體無形人所不覩惟觀三辰故鄭云天者羣神之精日月星
辰是其著位者也云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
眾寡與其居句者鄭意鬼神祇之居止是布祭於神神有眾
寡多少或居方為之或句曲為之也引孝經說郊祀者援神
契文敢問章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云郊祀之禮燔燎掃
地已下至敬心之言釋之也言郊之布席已下是鄭君語云
郊之布席象五帝坐者按天文有五帝坐星東方蒼帝靈威
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
方黑帝汁光紀各於其面是布神坐也云禮祭宗廟序昭穆
者文二年大事於大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
升合食昭南面穆北面是人鬼之席坐也云亦又有似虛危
者虛危有墳墓四司又為宗廟布席象之故云又有似虛危
也云則祭天圜丘象北極者北極有三星則中央明者為大
一常居傍兩星為臣子位焉云祭地方澤象后妃者天有后

如四星天子象天后象地后妃是其配合也云及社稷者天
有天神之星祭社之位象焉故云及社稷之席之席之言結
五帝已下也孝經說云祭牲粢黍稷者廚栗者據祭地或象天酒旗坐
星酒旗星名云廚倉具黍稷者廚倉亦星名言廚倉所以具
黍稷以祭祀云布席極敬心也者摠結語也國語曰以下者
欲見巫能制神之處位者心由精爽之意云精爽不攜載者
言其事一也云上下比義者上謂天神下謂地神能比方尊
卑大小之義言聖能通知神意云神明降之者正謂神來降
於其身言在男曰覲在女曰巫者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覲
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覲稱言今之已下欲言今世邪巫誑
惑世間之事

故鄭痛之 以冬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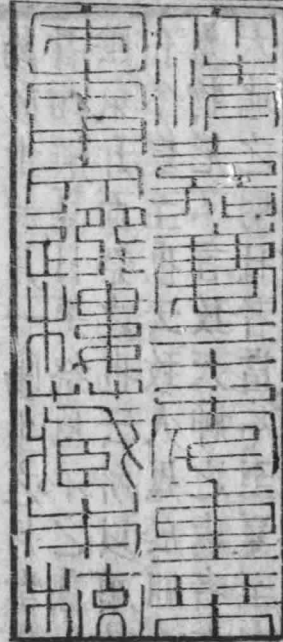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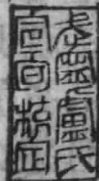
致地示物形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陽天人也

地物陰也陽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祇物形所以順
其為人與物也致人鬼於祖廟致物形於單壇蓋用祭天地
之明日百物之神曰形春秋傳曰螭形魍魎杜子春云禴除
也立謂此禴讀如癰之潰○形眉祕反禴胡對反又戶外反
札側入反又音截疏以冬至札喪○釋曰言以冬日至於夏
蟬音善螭勅知反疏日至此則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地上

之園丘奏之若樂大變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
之地祇皆出是也但其時天神之神地之祇皆降仍於祭天之
明日更祭此等小神祇故於此別之也○注天人至之潰○
釋曰鄭云天人陽也者此解冬日至於祭天神人鬼之意以其
陽故十一月一陽生之月當陽氣升而祭之也云地物陰也
者此解夏日至於祭地示之意以其陰故五月一陰生之日當
陰氣升而祭之也云致人鬼於祖廟致物形於壇壇此鄭惟釋人
鬼物形不言致天神之處者文畧亦當在壇壇也云蓋用祭
天地之明日者當冬至夏至之日正祭天地之神示事繁不
可兼祭此等雖無文鄭以意量之故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
也云百物之神曰形春秋傳曰螭形魍魎者按左氏宣公三
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
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
魍魎莫能逢之服氏注云螭山神獸形魍魎怪物魍魎木石之
怪文十八年注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啖虎或曰魍人面
獸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如賈服義與鄭
異鄭君則以螭形為一物故云百物之神曰形引春秋螭形
以證之經無魍魎連引之以國語木石之怪夔魍魎魍魎所
注是也杜子春云禴除也後鄭云此禴讀如潰癰之潰者就

足子春之義以其癰潰則膿血除故讀從之云此禴讀從潰言此以對彼彼大祝云類造禴禴之禴禴為會合之義不為也潰也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七



知南昌府張敦仁署鄱陽縣候補知州周樹棠

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七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周禮注疏卷第二十七

御史

凡數從政者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凡數作數凡從司農讀也賈疏作凡數

故鄭後云者掌贊書數

闕本同監本作故從之云者贊誤實毛本又改作故改之云者

○按當作故從之云言掌贊書數云云文理乃順監本從予獨是依其說而後駁之也惟者字乃言之誤

巾車

以封同姓異姓之次敘

嘉靖本同此本疏中亦云次敘余本闕監毛本敘作序

錫樊纓十有再就

唐石經余本毛本同嘉靖本闕監本錫誤錫注及疏同釋文錫音陽

三重三匝也

余本匝作匝

今馬鞅

嘉靖本及漢制考同閩監毛本鞅誤鞅

正幅爲繆

葉鈔釋文作爲慘

其畫服猶如上公

孫志祖云詩無衣正義引注畫服作車服是

直云先

浦鏜云朱誤先

或會事或勞師

監本下或誤會浦鏜云命將誤會事

故建其正色以春田

孫志祖云大司馬疏春下有夏字

錫面朱總

唐石經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誤作錫面朱總釋音本余仁仲本皆作錫面朱總

彫者畫之

余本彫作雕

驚讀爲鳬驚之驚

漢讀考上驚作緊云今本誤

或曰幢容

余本閩監本同嘉靖本毛本及漢制考幢皆作

義同今通志堂本

改作幢容俗字周禮注幢字皆從木作

安車無蔽

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車誤居

如以繪爲之

監本以誤之浦鏜云如當知字誤

毛氏亦云童容

閩監毛本改潼容非毛傳祗作童

則重翟當王路

閩監本同誤也當從毛本作玉路

翟車只面

閩本經注具誤具此本及余本注中亦誤今正

組總有握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有握千馬皆作帷漢讀考云說文木部有握字云木帳也從本屋聲握字蓋出

巾車職各本從手非

輦車組輓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連車云音輦本亦作輦按說文連負車也从辵从車古經當以連爲輦後人

援注改之釋文本最古可據鄉師與其輩輩注故書輩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

木車蒲蔽大禩釋文及余本作禩唐石經嘉靖本閩本作禩

巾辟聲周禮曰駟車大幣按禮注云以大皮爲覆冬考覆冬字儀禮既夕禮記玉藻少儀皆作幣與說文同蓋故書作禩

今書作幣鄭從故書許從今書也許引作駟車者涉下文誤

蒲蔽謂羸蘭車

閩監毛本同余本嘉靖本岳本羸作羸按

同此亦改作羸誤甚漢制考載此注亦作羸從果者俗字

服讀爲能

閩監毛本同余本岳本嘉靖本能作能下同按

服字見既夕禮諸本並同不作能也惠按本疏中亦作能

此從竹俗字漢讀考云刀劍短兵之衣字正當作服既夕

先鄭云謂羸蘭車者

閩本同監毛本羸作羸下同

故使康王出鄉門外

閩監毛本鄉誤卿

大夫說經帶于廟門外

浦鏗云丈誤大

杜子春輶讀爲華藻之藻

漢讀考云疑當作讀爲藻卒之

直謂華藻也乃竟伸其義

元謂藻水草

漢讀考云說文藻水草也从艸从水巢聲或

爲華藻藻爲水艸故杜作藻鄭君作藻

見爲蒼文色也

浦鏗云艾誤文

駟車翟蔽

唐石經原刻翟後磨改翟釋文翟葉鈔本作翟

然禩絲飾

釋文絲飾香求反漢讀考作泰飾云古音次同泰

旁轉寫誤加耳杜氏易次爲泰乃以絲泰訓其義鄭君釋絲曰亦多黑少此釋杜語如詩箋多釋毛語非經文作絲也淺

人改經作駮誤本流傳自唐以前然矣

駮爲駮

余本岳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駮誤駮下同釋文爲駮音次此本疏中亦誤從欠

龍讀爲駮

說文巾部引周禮曰駮車龍作駮與杜讀同

車邊側有漆飾也

余本岳本漆作漆下同當據正上文皆作漆

漆則成著

嘉靖本閩本同余本監毛本著作著按賈疏作著引下經藩蔽釋之余本是也

後鄭以破龍爲白黑之色故此注從子春爲駮

閩監毛本爲駮

作龍誤浦鐘云以當已字訛

漆車黑車也

岳本漆作漆漢讀考云漢人用漆字經文作漆者正同載師改書作漆林杜易漆林也

以其席即上文雀

閩本同雀蓋雀之訛監毛本作雀

孤乘夏篆

說文駮車約也從車則聲周禮曰孤乘夏朝按朝與篆聲相近蓋賈許所讀本如是訓爲車約與兩

鄭義合

故書夏篆爲夏綠

漢讀考云故書作綠字故司農云夏赤色綠綠色今各本作綠此正同內司服

注之誤三綠字皆當作綠

夏赤也

毛本同案也當色譌

篆讀爲圭瑑之瑑

漢讀考云疑當作讀如

不革輓而漆之

余本同嘉靖本閩監毛本輓誤輓。按輓是也

有祫爲異耳

毛本作有祫是也閩監本作祫訛

所建旃是攝盛

閩監毛本旃訛旃下同

柅路載柅車也

余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依經改置路非疏中標起訛及引注準此。按此亦

經作古字注作今字之一證

共其弊車

葉鈔釋文作敝車

歸其故弊車也

此本弊誤幣今據諸本訂正

聲且警衆

段玉裁云且當是旦之誤

故書鈴或作軫

閩監本同誤也余本嘉靖本毛本軫作軫當據以訂正釋文作為軫音零劉音領

典路

惟出王路也

閩監本同誤也當從毛本作玉路

則出路據王所乘之

監本據誤以

與玉路之二相對

毛本二作貳當據正

市僕

其字當爲萃

諸本同按其蓋萃之訛集韻十八隊倅副也或作萃亦省作卒類篇衣部卒取內切副也

當本釋文釋文當云卒七肉反副也又作萃今本蓋出後人刪改此連去萃字當本作卒漢人改之口誤漢讀考詳之

率游關四十乘

閩本游作遊監毛本改旂非此本下引注亦作遊關

故知餘諸侯兵車避天子不得以戎路也

閩本兵車下增並以二字

監毛本兵車下增並以廣車爲之六字

凡師共革車

監本共誤其

是優尊所乘也

浦錠云尊下脫者按無者亦通此非引注

經不云戎路而云革車

閩本同監毛本戎路下增革路二字非

司常

通帛爲旟

說文於部云旟旗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以於丹聲周禮曰通帛爲旟又旟旂或从賣

大傳謂之徽號

余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謂誤為盧文弼曰通考亦作謂

皆明大赤也

浦鏜云明當名謂

今旌旂通體

閩本同監毛本旂誤旗

故鄭引爾雅注旌以證旌旌

閩本同監毛本注改註非

彼施於喪葬之旌也

閩本同監毛本旂誤旗

師都建旌

唐石經諸本同漢讀考云旂注意謂鄉遂大夫帥

遂大夫鄉家鄉大夫也

今本誤亦同說文於部引周禮率都

建旌作率者故書作帥者

今書也見樂師注聘禮注曰古文帥皆作率此賈疏本亦誤作帥都釋曰師衆也都聚也主鄉

遂民衆所聚故謂之帥都

旂車載旌說文作游車載旌

象其勇捷也

毛本捷誤健

游車載旌

閩本同監毛本游改旂

至於天子旌旌

閩本同監毛本旂改旗

卿合建旌

閩監毛本作建旒

鄉之黨亦得與州同建旌可知

浦鏜云旗誤旌

并都鄙已下

閩本同監毛本作鄙師

見人退之

閩監毛本退作避

是以士冠記及郊特牲

閩監毛本記作禮非

則建旌也

毛本同閩監本旌誤旌

但正田獵所建大麾

閩本刪改所作時監毛本承之

所以題別衆臣

盧弼文曰詩六月工義引此作衆官官字

朝各就焉賈疏引作朝者各就焉盧昭文曰詩正義亦有者字此脫

亡則以繼長半幅輒末輒作輒當訂正輒作輒當訂正

皆受含於朝閩本同誤也監毛本含作舍當據正

謂王行書閩監本同誤也毛本書作畫當據正

取舊子新監本子改與毛本疏中亦改予皆非蓋注用子字疏用與字此本及閩本皆注作子疏作與也

都宗人

掌都宗祀之禮閩監毛本同誤也唐石經余本岳本嘉靖本作祭祀當據以訂正

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監本削改民作氏疏中同按說詳卷首

家宗人

此鄭都家自解者盧文弨曰自疑當作認

凡以神仕者余本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唐石經仕作士然士字獨小蓋本作仕後磨改作士序官經注疏作

士沈彤周官祿田考云當作仕賈疏於他職皆引作神仕釋文仍題家宗人不標此五字孫志祖云案旄人云凡四方之舞仕者屬焉則當作仕序官作士者誤也

燔燎掃地嘉靖本掃作埽

是之使制神之處位次主余本岳本嘉靖本閩本同監毛本改是以非

下謂地神閩監毛本改地祇

讀如潰癰之潰余本閩監毛本同嘉靖本癰作癰與疏合此本舊誤作讀如癰之潰今補正疏云就

尼子春之義以其癰潰則濃血除故讀從之漢讀考云讀如疑當作讀爲

此解夏至祭地示之意閩本同監毛本作地祇

雖無文鄭以意量之閩本同監毛本文上增正

鬼魅怪物魍魎

閩本同監毛本刪魍

此瘡讀如潰癰之潰者

閩本同監毛本癰改癰

以其癰潰則濃血除

閩本同監毛本濃改膿俗字

周禮注疏卷二十七校勘記

終

南昌袁泰開校